

文選



和
505
19



和
門
號 505
卷 19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蕭

統

撰

明治三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購

唐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李周翰

劉良 呂向註

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善曰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舉

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五臣本作嘗謂之知

善曰稱謂說其情不願仕也慙其素志故謂

知言也虞預晉書曰山欽守潁川嵇康文集

錄注曰河內山欽潁川山公族父莊子曰狂屈

豎聞之以黃帝為知言然經怪此意尚

守時山濤謂欽云康性行不堪

職任疾康之志故以為知言也

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善曰言常怪足

吾之此意也前年從河東

言常怪足下從何便得吾心

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善曰晉氏八

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為尚書郎嵇康文集錄

注曰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康與呂長悌絕交

書曰少知阿都志力閑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

弟弟濟曰公孫崇字顯宗晉尚書郎阿都呂仲

悌名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善曰

知已之情良曰不行謂不

許也不知謂不悉我情也足下傍通多可而

少怪善曰言足下旁通衆藝多有許可少有疑

怪言寬容也周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法言曰或問行曰旁通厥德李軌曰應萬變而

不失其正者唯旁通乎翰曰傍通謂博通也

多可言多有許可也少怪謂善直性狹中多所

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善曰偶謂偶然非本志

日偶值也鏡曰直性謂不從物狹中

謂不能容人也偶然相知非本意也間聞足

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

以自助善曰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

樽俎而代之向曰間頃也遷謂為大

向

向

向

司馬也揚懼也庖人割牲體之人也尸主也祝謂祭時讀辭之人也言恐山濤蓋為獨割引我以爲尸祝其驚刀以啓其毛莊子北人無釋曰帝欲以辱汗漫我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漫汗也之助也進也鑿刀上鈴也手薦鸞作鑿刀漫平之羶腥善曰毛詩曰執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

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

善曰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自得無悶也趙岐孟子章句曰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爲貴良曰并謂兼利天下也介謂孤介自守也言我昔讀書得古人有如此者或謂無之今信有耳謂濤兼利而已自守也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

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善曰空語猶虛說也共知有通

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玄經曰君子內正而外馴莊子曰與物委地而同其波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翰曰強勸也空語謂虛說也言已不堪不可勸也虛說共知有通達之人於世事無所不堪也內謂心也吝恨也言跡能同俗而心不失正道與時同流而悔恨不生者耳言聞有如是人也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

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

敢短之哉善曰史記曰莊子名周嘗爲蒙漆園吏列仙傳曰李耳爲周柱下史轉爲

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爲士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喻孟子曰爲貧任者辭尊居卑又曰位卑言高罪也銑曰康讀莊老之書故云師也賤職謂柱下史漆園吏柳

下惠為士師東方朔為侍郎是安卑位豈敢又短之言不敢以四人居位下而非短之也

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

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善曰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

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

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向曰兼愛謂兼物愛人羞恥也

執鞭下上也子文三為令尹無喜色三已所謂之無愠色是皆不欲富貴而屈身濟物也

達五臣本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善

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善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悶濟曰

古人窮故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而不變其本志也窮塞不遇亦詹然自足而不以為憂悶

變也美渝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五

作栖善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霽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

張升反論曰黃綺引身巖棲南岳子房之佐

良曰堯舜為君於世許由隱於箕山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善曰漢書曰上封良

事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翰曰張良字子房佐漢滅秦

項接輿隱者行歌不仕言堯舜子房安其兼并之善許由接輿守其介特之志揆度也所安不

同度之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善曰賈

注曰遂從也銑曰數君堯舜已下也遂志謂遂本情也故君子自行殊塗

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善曰周易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

致而百慮淮南子曰循性而行或害或利論語
識曰貧而無怨循性動也 向日百行言多也
君子之行所趣各殊而同歸 故有處朝廷而不
順性俱得其安也循順也

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山
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

廷之上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 齊且延
曰言仕者不出隱者不仕各有所短也

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

可奪也 善曰左氏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
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

公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子
日能守節君義嗣也誰能好君有國非吾節也

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曰司馬
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火子相如既學慕蘭相

如之為人更名相如 良曰同善注言吾每五
此二人志氣所寄亦不可移奪改易也

本無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

善曰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
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尚子

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向不同未
詳又曰臺修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山鑿

穴為居采藥為業修徒冬切史記太史公曰余
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 翰曰尚長子子平王

莽時司徒王邑薦之固辭後遂入山隱也臺修
字孝威採藥自業隱於武安山終身不出慨息

也康自言隱逸之志故 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
太息想慕二子為人也

涉經學性復疏 五臣
作疎 嬾筋驚肉緩 銑曰疎慢懶
惰也筋驚肉

寬緩若 驚馬也 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
能沐也每常小便而恐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

能沐也每常小便而恐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

耳又縱逸來又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

相成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簡略也言性簡略與禮相背也向曰傲謂不恭言性簡略

違背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

增其放善曰放謂放蕩也莊老忘榮辱齊是非故增放逸也齊曰儕輩寬縱攻擊

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

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在顧頤纓

赴蹈湯火善曰楚辭曰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良曰積墜也任實謂用本情

擊纓縻赴奔蹈踴也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

逾字善本作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善曰毛詩曰芾芾豐草芾甫物

切翰曰鑣馬銜也肴俎實也愈益也此康阮言少自寬縱長見羈束雖有榮祿終思遁逸阮

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

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善曰莊子仲尼謂

不傷物者物不能傷也李尤孟銘曰飲無求辭

纒以相娛荒汎過差可不慎與銑曰師法至

大差失也言每法嗣宗不論人過之事不能及

之後有過失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

將軍保持之耳善曰孫盛晉陽秋曰何曾於太

禮傷教若不革變王憲豈得相容謂太祖宜投

之四裔以絜王道太祖曰此賢素羸病君當恕

之向曰禮法之士謂何曾也阮籍在司馬文

王坐時居母喪飲酒食肉曾曰卿任性放蕩敗

之

阮

禮傷教宜投之四齋文王曰此子素羸卿其忍
之文王時為大將軍言為何曾以禮法糾繩如
仇讎以五臣作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

善曰資材量也又不識人情闇五臣本作暗字於機

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善曰漢書曰萬

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
與尾而五今廼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

雖他皆如是又曰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
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如言者好盡謂

言則盡情不知避忌良曰機者事之微也宜

事也石奮有子四人仕皆至二千石并父為萬
石父子皆以謹慎著名康言我遇事便發不能

忍慎如萬石也好盡謂好盡發人之事機是以
為累也久與事接死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

又人偷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也

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登

不堪也善曰東漢記曰汝郁再徵載病詣公

車門臺道兩當關扶郁入拜部中翰曰疵病

曩暇倫理熟審也言我久與人事相接則瑕曩
日趨豈得無患乎又加禮法自思至審必有不

堪也銑曰不堪不可皆不中任用也漢置當

關之職欲使即至門呼人使起言抱琴行吟弋

康晚起為吏呼之不放置放也

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

一時痺必不得搖性復多虱把搔無已而

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善曰管子曰

少者之事先

生出入恭敬如有賓客危坐向師顏色無忤說
文曰痺濕病也俾利切 向曰弋繳射也痺濕
病也裹猶著也章服 素不使書不喜作書而人
冠衣也上官尊臣也

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
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 齊曰堆滿也机亦案
也教禮教義名義也

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怨者所
怨至欲見中傷者 善曰言人於已為未見有矜
見中傷言被疾苦也 良曰言不為 錐矐 五臣
人所矜但多怨者及有欲中傷者 錐矐作懼

字 然自責然性不可化 善曰班固漢書惠帝
則 然自責灼曰懼音句 松曰 欲降心順俗則
懼然自驚策也化謂改變也

詭故不情 善曰新斤十 假謂晉侯曰天子降心
詭也言欲下意順人則 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
為詭之道情不願為 向曰谷凶也譽美聲也

如此互不堪也 善曰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善曰 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負客盈坐鳴聲聒耳
躡塵臭處千變百伎 善曰 作五臣 任人目前六不堪也

躡塵臭處千變百伎 善曰 作五臣 任人目前六不堪也
善曰 俗同事則不奈此喧聒塵臭技巧之物在於前
也 心不耐煩而官事鞅 於 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

其慮七不堪也 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或王
良曰鞅掌衆多見機事纏繞 又每非湯武而薄
故事也言事繁於思慮也

又每非湯武而薄 善曰 又每非湯武而薄
良曰鞅掌衆多見機事纏繞 又每非湯武而薄
故事也言事繁於思慮也

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

不可一也翰曰湯與武王以臣伐君故非之周公孔子立禮使人澆競故薄之言非

薄不止則必會明於世則剛腸疾惡輕肆直言

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銑曰剛腸謂疆志也肆放也言見患便道

不能慎言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

當有內病寧可又處人間邪向曰統理也九患謂上七不堪二不

可言我以褊狹之心理此數又聞道士遺言餌

木黃精令人久壽意其信之善曰蒼頡篇曰餌食也本草經曰木

黃精久服輕身延年齊曰道士謂游山澤觀

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令臣五

本作捨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

其天性因而濟之良曰行往也懼謂畏上不喜之事天性本志也禹不

偏伯成子高全其節也善曰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

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

治天下不賞而民勤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

始矣耕而不顧仲尼不假蓋翰曰同善注禹

於子夏護其短也善曰語曰孔子將行雨無蓋門人曰商也有焉孔子曰

商之為人也蓄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王肅曰短亦蓄甚也

內耳章甫般冠也越國之人斷髮為飾不用文冕豈可以已好而強使著之言此喻不好爵祿也善曰莊

也

五臣作

嗜臭腐養鴛雞以死鼠也

善曰莊子曰惠

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鴛雞子知之乎夫鴛雞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鴛得腐鼠為鴛過之仰天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國嚇我邪銑曰鴛雞鳳也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豈可以已吾頃學

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

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善曰高

春秋傳曰外猶賤也莊子曰夫恬惓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篤也向曰術法也

外疎也滋味美味也寂寞安靜也無為無事也言我好養生疎榮華縱無九患亦不顧足下所

好榮華也**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五臣本

不能堪其所不樂善曰言已所不樂之事必不

來疾病增篤自度必不堪已所不樂之事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

則已耳足下無事究之令轉於溝壑也善曰左

侍者謂楚王曰老而無子知濟於溝壑矣良

曰言我自決以審定也道盡塗窮謂死也究猶枉屈也溝壑

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

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顧此悵悵向

如何可言善曰晉諸公譜曰康子劭王隱晉書曰劭字延祖國語曰晉趙武冠見韓

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鄭玄禮記注曰女子以許嫁為成人廣雅曰悵悵悲也翰曰歡

愛也悵悵悲悵也今但碩守陋巷教養子孫時五臣本

與親舊敘離善本無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

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颺奴之不置不過欲

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塵躐

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

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

可得五臣有言耳善曰颺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已之情可得言之可耳

國利時也我則疎遠又不如當代賢言

也可得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

可貴耳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淹後漬也齊曰

求富貴乃可重也言我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

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之耳善曰言已離於俗事

此乃真性之所之耳非如長才廣度之士而不

營之良曰言我以病困離俗自全真性之所

乏短不同長才廣度之士而不營求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

平欲此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懼五臣本益一

且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翰

黃門閹人也本絕陽道豈是真哉趣急也王塗天子殿陛也相致謂其職任也是時必以為歡悅相益也迫逼也言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頭事偏則發狂病也

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善曰列子

曰宋國有田父常衣濕糞至春自暴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夏隩室縣續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食莖芹萍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蜚於口慘於腹衆哂之李陵書曰孤負陵區區之意銑同善注快喜也言雖有愛心而遠於事理區區愛也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

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向曰解謂解足下舉我之意也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一首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上祖輔政都督揚州諸軍事進位征東

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劬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勸至

吳不敢為通五臣注同

孫子荆

苞白蓋聞見機五臣作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

春秋所誅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子伐鄭于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曰至亡無日矣

良曰幾者事之微也貴重也誅討也餘同善注

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五臣作生也是故

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諱以無禮取滅善曰左氏傳楚子圍

許蔡侯將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
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
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又曰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於楚以逆
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晉
公子重耳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
裸浴薄而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齊桓公
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
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 翰曰兆見也
言吉凶榮辱在於見機也餘同善注又曰鄭伯
非銜璧然以同 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
降故連用之 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榮飾浮辭善曰鄭玄孝
經注曰引譬
連類尚書序曰剪截浮辭
統曰載籍謂史籍
也著明也成智謂許鄭也敗愚謂曹譚也浮虛
也言史籍所記
非飾虛辭也 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

五臣有 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

五臣 數將終善曰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下可
則止無自辱焉東觀漢記曰漢以

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尚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
何曰夸奢喪失粗鹿悟明也漢火德故云炎精

幽昧謂暗亂無道也 相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

歷數錄籍也終盡也 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五臣
作塗炭之艱善曰孝桓
孝靈漢二

帝也漢書詔策曰大禹能亡失德漢書杜文謂
孫寶曰豺狼當路尚書曰夏有脊德民墜塗炭

荼與塗古字通用 齊曰言相靈失道災釁並
起也豺狼惡獸喻亂賊也抗張毒害塗泥炭火

也言百姓皆如陷 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善
曰

周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答賓戲
曰靡帝絃恢皇綱 良曰貫綱也紐結也言九

州之事斷絕而皇
王綱紀解其結也
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

運神武應期善曰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宋均曰運錄運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者夫河圖闡苞受曰弟感苗裔出應

期翰曰四海四方也蕭條空速兒太祖魏武帝也言太祖有神武之德而應期代漢運也

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善曰尚書曰用肇造我區夏

協建靈符天魏應靈符天祿

命既集善曰曹植大魏篇曰大魏應靈符天祿乃始毛詩曰有命既集

遂廓洪基奄有魏靈符謂神靈之瑞符也集會也善曰曹植魏德論曰武創洪基克光厥德毛詩曰奄有四方

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善曰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執

地方五十里名曰神州中有五岳地圖帝王居

之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廓史記曰

秦取周九鼎良曰神州洛陽也中岳嵩山也九鼎九州之金鑄鼎也存在也鼎可烹故云器

世載淑英重光相襲固知四隩郁之攸同天下

之壯觀也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新

序孔子曰聖人雖生異世相襲若規矩尚書曰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封禪書曰此事天下之壯

觀也翰曰載則叔善也重光謂文帝也襲因也四隩四方也攸所也壯觀謂壯大觀望也

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善曰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

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度死子

康嗣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晃子恭為遼

東太守淵曾奪恭位景初元年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遂自立為燕王也

擁帶燕胡

同

馮五臣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善曰左氏傳子產曰

今陳介恃楚眾馮凌弊色國語號文公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謂武周禮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家語孔子曰古者分異

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志服也向曰擁恃也燕胡凶奴也馮依陵乘也盤

桓不進兒言恃險遠不脩職貢內傲帝命外通

南國乘桴滄流交疇五臣本貨賄葛越布於朔

土貂馬延乎吳會善曰魏志曰公孫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贈遺權使張彌

許晏等齋金玉珍寶立為燕王論語子曰乘桴浮于海孔安國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

餘國出名馬貂欲齊曰傲慢也南國吳也編小濟水曰桴滄海也酬報也葛越草布也出於

吳朔土北方也貂鼠皮也言公孫淵與孫皓以方物相連結也自以為控絃十

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

漠南面稱王也五臣無也字善曰漢書匈奴傳曰控絃之士三十餘萬山海

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轢中原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漢

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沙漠周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良曰控絃之士也燕齊二

國在遼西故云右折扶桑其母東故云左振陵乘轢踐也言淵恃此威力故稱燕王南面以自尊

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善曰魏志曰景初三年遣大司馬宣王征淵傳

首洛陽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翰曰宣王司馬懿也薄伐用成武也猛健銳利

也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

凶折首善曰漢書曰遼東郡有遼陽縣左氏傳曰援桴而鼓周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

醜 銑曰次至也遼陽縣名不守謂不能監守也梓打鼓也震動元大凶惡也折首猶斬首也

然後遠跡疆場 列郡大荒 善曰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迹至郢

班固漢書述曰列郡祁連山海經有大荒 良曰疆場邊畔也言魏斬公孫淵乃遠開邊疆置

郡邑於大荒也 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

附善曰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尚書曰 濟曰

咸皆也殊謂異國也言 自茲遂隆九野清泰 善

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高誘 曰九野八方中央也 良曰九野八方中央也

言此之盛天 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

世不羈應化而至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 少康已後世服土化獻其樂

舞魏志曰常道鄉公景元三年肅慎國遣使重 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寸三十張楛矢長一尺八

寸石磐三百枚崔實本論曰孝宣帝方外安靜 單于稽顙來朝百世不羈之虞也 翰曰樂器

謂樂舞之器也肅慎國名在天前也曠遠也 魏 言遠代不羈縻者皆應我皇之化而至也

魏蕩蕩想所具聞 善曰論語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

民無能名焉魏魏乎其有成功 銑曰魏魏蕩 蕩言帝德廣遠也 想謂想孫皓當已其聞也

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 善曰 吳志

曰董卓專朝政孫堅亦舉兵荊州討卓引軍還 住魯陽范曄後漢書馮衍上疏曰遭擾攘之時

值兵革之際 向曰擾攘亂也言吳先 劉備震

主權遭時亂播遷於江外也表外也 懼亦逃巴岷 善曰蜀志曰益州牧劉璋迎先主

入益州至涪璋勅諸將勿復關通

先主大怒進圍成都璋降先主領益州遂依丘

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

千四紀善曰張載劔閣銘曰巖巖梁山積石峩

帝善哉行曰權質堅于備則亡虜假氣遊魂鳥

魚為伍良曰積石之固謂蜀多山也三江五

湖之水浩大無涯為吳之固也言吳蜀恃二邦

此山水假借游魂也迄至也十二年曰紀二邦

合從子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

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善曰漢書合

爭強毛詩曰叔兮伯兮唱予和汝漢書曰蒯通

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戰國

策呂不韋曰其寧太山翰曰二邦吳蜀也言

相合扇動併力以禦中國自謂與中國為鼎足

之形言待久可與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相

泰山齊其終始也相志厲秋霜為王前悅甲鑒曰人王怒如秋霜

銑曰輔佐也帝室謂魏室相廟勝之筭應變無

相武兒厲嚴也秋霜殺物也廟勝得筭多者也又曰

窮獨見之鑒與眾絕慮善曰孫子曰夫未戰而

善出奇政者無窮如天地春秋元命苞曰明王

獨見四海歸往向曰窮盡鑒明也言謀筭無

盡思慮絕主人欽明委以萬機善曰魏志曰陳

於眾人也封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尚書曰

放勛欽明又曰一日二日萬幾濟曰萬機萬

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陵

威奮伐采五臣本入其阻善曰漢書曰武帝報

作彌字李廣曰威稜澹乎鄰

同

國毛詩曰采入其阻哀荆之旅毛萇曰采深也音彌良曰長響遠御謂有長遠之策也潛密奮振彌深也人阻謂入蜀險阻也

并敵一向奪其膽氣

善曰兵法曰三

軍可奪氣料軍可奪心翰曰兵法曰并敵一向千里殺料奪其膽氣言威可奪蜀將士之膽

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

曜兵劔閣而五臣本作則字

姜維面縛善曰魏志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大破之斬瞻進軍到維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谷略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劔閣距會維等聞瞻已破以其眾東入巴劉禪詣艾降勅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商君書曰小戰勝逐比無過五里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向縛

衝壁銑曰介間也成都蜀郡也潰謂降魏亂破也曜示也劔閣蜀山也姜維蜀將也面縛請降魏將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

清善曰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戰不逐奔向曰平蜀之後置郡三十梁益二州名肅清謂平定使竊號之善曰禮記曰拜而後魏魏絳闕齊曰竊號之魏謂劉禪也魏魏絳闕也善曰禮記曰拜而後魏魏絳闕也善曰禮記曰拜而後

充於府庫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重錦也充滿也言滿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從此皆

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善曰左氏傳曰晉滅魏滅之執虞公史記曰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安一十三年攻魏其王請降戰國策張孟談

謂趙襄子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翰曰晉滅魏次及於虞秦并韓而魏徙居大梁此舉前事可明於後也言蜀滅吳亦為次師法也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蟬

蛻稅內向五臣本作附願為臣妾善曰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

而蛻孝經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銑曰南中嶺南也交趾郡吏呂興殺太守孫諸使如謂

請太守及兵是觀天命也蛻皮也外失輔車唇齒之援

內有毛羽零落之漸善曰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向曰輔車陪乘也吳蜀相資猶陪乘之與唇齒也外失謂蜀亡也內漸謂呂興叛吳降魏亦如

鳥之毛打零而徘徊危國豈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五臣本作疆大殊不知物有興

亡則所美非其地也善曰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

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則舟中之人盡

為敵國也武侯曰善濟曰危國謂吳起也此言吳王恃險自疆不知滅亡之將至也餘同善注

方今百僚濟濟雋又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

善曰尚書曰百僚師師又曰俊乂在官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虢虎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罇

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良曰僚官也折衝衝突也言武之盛可以衝突萬里

國富兵強五臣作疆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

善曰新序曰叔孫敖相楚國富兵強毛詩曰翰飛戾天鄭玄曰翰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

為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翰曰練擇也翰高飛也為將伐吳

故云飲馬南海也自頃國家整治器械善曰禮記曰聖人異器械鄭玄

日器械兵甲也銑曰脩兵仗也脩造舟楫習水戰伐樹北山

則太善本行木盡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太行日伐斫也太行山名言碎伐濬決河洛則百

川通流五臣作樓船萬艘蘇則善本無千里相

望善曰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海漢書曰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也濟曰濬深也樓亦船也

之櫂名自刻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善本

之盛者也善曰周易曰黃帝堯舜刻木為舟

言我以水陸並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

進其盛如此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

今日之謂也善本無也字善曰六韜太公謂武

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一舉而畢翰曰然主

驍健畜養也役不再舉謂一代必不平也然主

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

善曰老子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銑曰眷眷

廼顧兒邁行也電邁言急也愛惜人命不欲害

國是至道崇城遂五臣本甲文王退舍善曰左

之所重也崇城遂作自甲文王退舍善曰左

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侯德亂而伐之軍三

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向曰

舍止也餘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

同上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善曰毛詩

命自求多福齊曰示見喻曉也謂服則存不

服則亡往去究盡也言能識安危而稱臣是求

多福 斃然改容祗承往告 善曰漢書曰陸賈說

也 能驚起改尊居之容敬承所事之書告也 良曰斃然驚起兒言 追

慕南越嬰齊入侍 善曰漢書曰南越王胡立天

遣其子嬰齊入侍宿 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

祚江表永為藩輔 善曰禮記曰君之南鄉也答

也左氏傳王賜齊侯命曰世祚太師 銑曰策

書也言能稱臣聽所告之書則永世有福於江

外長為諸侯藩 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悔慢

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 善曰范曄

綱謂張嬰曰大兵雲合豈不危乎 向曰豐多也言

能臣伏則多報明賞盛於常日 雍益二州

命教令也言若輕慢不用我魏之教 雍益二州

今謀臣武士當雲合風從而討之 雍益二州

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楊兗豫爭驅

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 善曰征東即石苞也

軀且當猛虎步漢書卅陽郡有秣陵縣 翰曰

雍益青徐荆楊兗豫並州名征東將軍石苞自

謂也秣陵吳郡名此說 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

征羽校燭日旌旗流星 善曰羽鳥羽也漢書高

兵檄或為校 翰曰六師六軍也羽箭也燭日

謂赤羽若日也旌旗也畫星辰於上故云流星

游龍曜路歌吹盈耳 善曰周禮曰凡馬八尺為

誅于商萬國咸喜前歌後舞論語子曰洋洋乎

盈耳哉 銑曰馬高八尺曰龍武王誅商萬國

咸喜前歌後舞耀路士卒奔邁其會如林善曰尚書

盈耳騎樂之盛也曰受率其旅若林向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

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五臣本一旦身首橫分

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善曰左氏

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

也執兵爭先也屠濟曰震動駭驚也渴賞謂貪賞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

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善曰左氏傳曰晉

子一曰居膏之上景公夢疾為二豎一曰居膏之下若我何史記

曰沛公入秦宮樊噲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公聽樊噲言

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良曰膏心下也偏

也上也言理此病必須服苦口之藥也決如其迷定也狐疑不定也逆耳謂忤己之言也

也善曰列子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病七日大漸謁鑿俞氏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湩

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季梁

曰良鑿也且食之史記號中庶子曰上古之時

醫病不以湯液又曰扁鵲過齊相侯客之入朝

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療將深相侯曰寡人無

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療

將深相侯不應後五日扁鵲復見望相侯而走

相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其在骨髓難司命

無奈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相公

體痛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相侯遂死郭璞

穆天子傳注曰湩乳汁也竹用切翰曰謬誤投歸也俞附扁鵲皆古之良醫也凡病則良鑿

見其可療及入骨髓則良鑿雖理亦無功也言

吳國有危亡之疾今用我言而歸服保全首領
是猶可療也若傲慢恃險不即從也則猶疾入
骨髓雖若思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善曰左氏傳
秦而無功也敢弗良圖曾子曰君子慎其所去就銑
曰圖謀也言勉力思其善謀在為去就也石苞

與嵇茂齊書一首

趙景真

善曰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
茂齊書時人誤謂言仲悌與先
君書故其列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
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
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
時作此書與茂齊于寶晉紀以為呂
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
而書曰安 翰曰于寶晉紀云呂安

字仲悌東平人也時太祖遜安于遼
郡在路作此書與嵇康安子紹集云
景真與茂齊書且晉紀國史實有所
憑紹之家集未足可據何者時紹以
太祖惡安之書又安與康同誅懼時
所疾故移此書於景真考其始末是
安所作故以
安為定也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

善曰列子曰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
言於郊至梁而過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
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曰請問其過老
子曰雖雖而盱盱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曰梁
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
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室崔巍
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蕭宗聞而
非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然老子

之歎不為入秦梁鴻長謠不由過越且復以至
郊為及關升坤為登岳斯蓋取意而略文也
向曰叟老稱李老子也
梁生鴻也岳即郊山也
夫以嘉道之舉猶懷戀

恨況乎不得已者哉善曰周易曰嘉遯者隱也謂老子
梁鴻也戀恨謂歎及謠
也不得已謂被遷也
惟別之後離羣獨遊五

本作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雞五臣
雞戒旦則飄爾晨征善曰燕禮曰燕小臣戒盟

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善曰漢書楊雄反騷曰
荀偃曰唯余馬首是瞻善曰薄近尋歷曲阻

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廻颺
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

之內慷慨重阜之巔善曰毛詩曰鶴鳴九臯
隱也崎嶇不平兒九臯九折之進無所依退無

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
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銑曰蹊

密林也言雖艱難吾所不懼
其所懼者謂已下之事也
至若蘭藍傾頓桂

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紘急常恐風波潛駭危
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

善曰喻身之危也根萌未樹故恐風波潛駭牙
淺絃急故懼危機密發也本或有於長懼之下
云按轡而歎息者非也 銑曰蘭芷香草也桂
林香木也以喻君子頃頃移植自謂也根萌未
樹謂危也牙弩牙絃弓絃言風波急則根易傾
牙淺絃急則機易發此喻讒邪為忠正之風弩
也怵惕驚 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
兒衢通也

不按劔

善曰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以闇投人
於道衆人莫不按劔也 濟曰言北土

寒不宜蘭桂也鮮少也夜光良玉

也以暗投人不知者必懼而按劔

今將植橘柚

於玄朔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

善本作

於鞞俗固難以取貴矣

善曰曹植橘賦
曰背江州之氣

煖處玄朔之肅清淮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遊
不用之鄉若樹荷山上畜火井中也龍袞龍之

服也章章甫之冠也裸壤文身也 莊子曰宋人
資章甫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又肩

吾曰鞞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 良曰橘柚木
名生於南方華藕蓮也生於水龍章袞龍之服

也裸壤不衣之國也韶舜樂武武王樂也鞞俗
耳病之人不貴音也言此四者各失其宜故難

以為美也玄朔北
方也脩陵高阜也 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

與則傷之者至矣

善曰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
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

矣 翰曰不我貴猶不貴我也

飄飄遠游之士

託身無人之鄉揔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鞏

陋宇則有後慮之戒

善曰前言之艱謂經迥
踏涉沙漠以下也後慮

之戒謂北土之性難以託根以下也 銑曰飄
飄謂羈旅也無人之鄉謂安所徙處也揔攬也

前言謂經過路涉沙也懸鞏懸車朝霞啓暉則

也後慮謂闡臣傾頓之事戒懼也

身疲於遘征善曰蔡琰詩曰遘征曰遘邁太陽

戰曜則情劬於夕惕善曰正曆曰日太陽也周

陽日也戰欽也欽曜肆目平隰則遠廓而無觀

謂夜也劬勞惕驚也

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

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若迺顧影五

本作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

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善曰阮元

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良曰遼

廓遠也脩長淹久悴憂也步驟謂驅馳行役之

人也言已自經此乃知不足貴也顧景恐時不

再來也憤感悼傷激急烈猛睇視也紛紜多也

雄心四據謂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

威德盛也

海夷岳善曰田邑與馮行書曰欲搦太山蕩北

者言言高也橫奮謂梯橫奮振也八極八方也

披散也言將散艱難掃凶惡也蕩滌夷平也

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善

作維字宇宙斯亦吾人善本無之鄙願也善曰劉

太守箴曰大漢遵因化洽九區銑曰崑崙太

山喻權臣也滌除也九區九州也恢大廓空也

宇宙謂天地時不我與垂翼遠逝善曰周易曰

也鄙小也

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向日鋒鉅

垂翼謂不遂志也逝往也遠逝謂徙也

向日鋒鉅

靡加翅

五臣本作六字

翻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

者哉

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齊曰鉅

命憤也

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

雲肆

良曰植生也生於方苑猶生於美族也喻

德如草之出秀清流喻其志潔清也俯據潛龍

之淵仰蔭游

善本作樓字

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

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

翰曰替龍游原喻君子也

亦相感動之意榮曜喻富貴也眩感豔羨餌念儔類也聲名今聞也翱翔倫黨之

間弄姿惟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

嘯自以為得志矣

銑曰翺翔游樂也倫黨朋黨也姿態綽寬裕優也吟嘯自得志

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

生永離隔矣瑩瑩

善本作瑩瑩

飄寄臨沙漠矣悠悠

三千路難涉矣擣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

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善曰毛詩曰無金玉爾音

而有遐心向曰瑩瑩猶單獨也齊曰悠悠長見涉度邈遠彌深釋解遐遠也言我思爾金玉之音無能聞之使

身雖胡越意存斷金

善曰淮南

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也周易曰二人

同心其利斷金良曰胡在北越在南言相去

遠也金雖堅剛人能斷之各敬爾儀敦履璞沈

善曰毛詩曰各

敬爾儀翰曰儀善敦厚繁華流蕩君子弗欽

璞真沈深也謂交道也

臨書恨然知復何云銑曰繁多華盛也言自多其盛而為流蕩者君子之所不敬也恨不平兒何云言事既爾何所言也

與陳伯之書一首善曰劉璠梁典曰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伯之

丘遲之辭也伯之歸于魏為通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監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眾自壽陽歸降不書伯之前史失之梁史以為丘遲與伯之

伯之書

伯之

丘希範何曰梁平南將軍陳伯之初仕齊齊東昏侯遣伯之將兵拒梁武

伯之知勢屈乃降梁至是以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

三軍才為世出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

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

謂文武之才也世棄鷲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

翔善曰史記曰陳涉嘗為人庸耕輟耕隴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之若

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

鴻鵠之志哉良曰鷲雀小鳥也鴻鵠大鳥也

棄小志謂背齊也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善曰

慕高翔謂歸良也梁典曰高祖得一虎牙幢主蘇隆厚加禮賜使

致命江州刺史陳伯之虎牙父也蘇隆還稱伯

之許降乃遣鄧元起前驅逼之伯之聞師近以

應義師翰曰我者事之微也化謂背齊歸梁

元

也明主即**立功立事開國稱孤**善曰延篤與張武帝也

名立功立事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老子曰王侯自稱孤寡不穀

為江州刺史也同侯王例**朱輪華轂擁旄萬里**故稱孤寡以賤為稱也

何其壯也善曰史記蒯通說武信君曰今范陽杖節擁旄征人伐鼓荀悅漢紀曰今之州牧號

為萬里漢書樊噲說高祖曰始陛下定天下何其壯也

向曰朱輪華轂謂以丹漆飾之也擁持也旄幢也萬里言威化遠也**如何一**

且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

又何劣邪善曰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立股戰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室兮橐為

牆音義曰穹廬橐帳也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

屈膝請和漢書樊噲曰今天下已定又何憊邪濟曰奔亡之虜謂降魏也鳴鏑也股解也穹廬氈帳也屈膝拜也魏

本匈奴人故曰穹廬**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

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善曰呂氏春

審諸已然後任尚書曰管叔乃流言於國良曰去謂之魏就謂歸國際謂交會之間也他異

審詳也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善曰劉公幹

反間之言也**聖朝赦罪責功弃瑕錄用**領簿書回回自昏亂蜀志先主謂諸葛亮曰孤

遂用猖蹶至于今日志猶未已**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善曰鄒潤甫為

令曰高世之君赦罪責功略小收大吳志陸瑁與暨豔書曰此乃漢高弃瑕錄用之時也東觀

亂佞行至於此也

漢記曰上破銅馬等封降賊渠率諸將未能信
賊亦兩心上勅降賊各歸營勒兵侍上輕騎入
按行賊營賊將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
不効死又曰漢兵破邯鄲誅王即收文書得吏
人謗毀公言可擊者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
令及側于自安 銑曰聖朝梁也責求也用謂
可施行也言聖朝推赤心 此善本無將軍之所
於天下不疑滯於物也 此善本無將軍之所

知非善本作 假僕一二談也 善曰長楊賦曰僕
其朱鮪涉 血於友于張繡刺刃於愛于漢主

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 善曰謝沉後漢書曰
之上下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
幾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
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

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思小怨今降官爵
可保况誅罰乎春秋合誠圖曰戰龍門之下
血相創如淳漢書注曰殺血滂尤為喋血涉與
喋同丁謀切尚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魏志

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率眾降封列侯漢書
曰蒯通說范陽令曰慈父孝子所不敢事刃公
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之人以物插地

中皆為割也 銑曰殺人流血曰涉友于兄弟
也朱繡為更始守洛陽光武令岑彭說繡使降
繡以詐謀殺光武兄弟伯叔怕不敢降光武使

人謂曰建大事不思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誅
罰乎魏王曹操與張繡戰於宛長于昂被繡流
矢所中繡後降曹公封為侯割插也刃箭鏃也

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敷重於當世夫迷塗知
反往哲是與 善曰楚辭曰迴朕車而復路及迷

朱繡張繡殺兄 不遠而復先典攸高 良曰謂迷
于之罪哲智也

能迴是不迷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攸所也

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
善曰范曄後漢書明帝詔曰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鹽鐵論曰明王茂其德教而

緩其刑罰網漏吞舟之魚也言輕法而重恩也**將軍**
之疎漏於吞舟之魚也言輕法而重恩也

松柏不翦親戚安居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之

銑曰松柏不翦謂不毀損其先代墳墓也**高臺未傾愛妾尚在**
善曰

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

皆未追沒也**悠悠爾心亦何可言**
善曰毛詩曰青青

良日悠悠憂傷之兒**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
善曰

作贊**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
善曰

漢官儀典職楊喬糾羊柔曰柔知丞郎鴈行威儀有序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

數百史記曰蔡澤曰懷金之印結紫綬於繫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謀唯

帷如淳漢書注曰二馬為軺傳漢書曰終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左氏傳曰齊人來

侵魯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良日鴈飛成行列有尊卑之序故以比焉金印紫

綬列侯之飾輕帳也謀策謀也軺使車也節旌節也疆場邊陲也**並刑馬作誓**

傳之子孫
善曰漢書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之申以册書之信重以白馬之

盟**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衰哉**
善曰

之以為誓使太山如礪永傳國於子孫也**軍獨覲**
善曰

毛詩曰有覲面目司馬遷書曰擅裘之君長威震懼**銑曰覲強借假也謂假借少時之命而**

文是星

為夷伏驅馳也夫以慕容超之強五臣本身送

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善曰沈約宋書曰慕容超大掠淮北宋公

表請北伐遂屠廣固超踰城走高脊獲之送京

師斬于建康市又曰公以舟師進討至洛陽于

鎮惡尅長安生禽姚泓執送泓斬于建康市左

氏傳曰楚子聞許許信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

街壁向曰慕容超寇河北高祖伐之執超斬

於建康市鎮西將軍與姚泓戰大破之姚泓將

妻子請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也善本無也

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

降李陵與蘇武書曰但見異類濟曰均平也

謂洛土中也善曰漢書曰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善曰漢書曰

西長呼衍氏蘭氏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

也良曰姬周姓也言成王光武皆都洛陽故

云舊邦也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

理至焦爛善曰魏收後魏書太祖道武諱珪改

城遷都洛陽東觀漢記曰北虜遣使和親尚書

周公曰故殷陟配天多歷年所周易曰惡不積

不足以及滅身故惡積而不可掩袁崧後漢書朱

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

不時必也焦爛翰曰北虜謂托跋珪僭稱王

也中原中國也積多盈滿也言惡既滿理當滅

亡況偽嬖昏狡自相夷戮善曰魏收後魏書曰

豪猜貳方當擊頸蠻邸懸首彙街善曰晉中興書曰胡俗以

部落為種類屠各取豪貴文穎漢書注曰羌胡名太師為酋國語伯陽父曰國之將亡百姓攜

貳韋昭曰攜離也貳二心也漢書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係頸以組又陳湯上疏曰斬郅支

首及名王以下且懸頭彙街蠻夷邸間良曰部落謂種類也攜亦離也酋豪魁帥也猜忌也

貳謂貳心也繫頸謂以繩繫項也而將軍魚游於也蠻邸彙街皆置蠻夷之館也

沸鼎之中鸞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善曰袁松後漢書朱穆上疎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

用之不時必也焦爛左氏傳曰吳季札曰夫子之在此也猶鸞巢於幕之上濟曰魚游沸鼎

鸞巢飛幕言危之甚言魏朝夕將破而將軍居之亦同魚鸞之危飛幕軍幕也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

羣鴛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

登陴豈不愴恨善曰袁宏漢獻帝春秋臧洪報袁紹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

旗鼓感故交之綢繆撫絃擣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左氏傳曰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擗然授

兵登陴陴婢移切良曰北至塞故以江南物色舊鄉之羨感動之旗鼓昔所用也疇日昔日

也撫持也絃弓也陴城也所以廉公之恩趙將吳上女牆也愴恨悲恨也

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善曰史記曰廉

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為上卿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遂奔魏之

大梁久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

西河泣數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

履今去西河而流荷也吳起雪泣應之曰子弗識

也君誠知我而使後能秦必亡西河今君

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

荆西河果入秦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友人情莫

不念父母顧妻子莊子謂惠子曰人故無情乎

皆人情也無情謂不思舊國想早勵良規自求

多福善曰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

勵勉良善規圖也言早勉當今皇帝盛明天下

安樂善曰皇帝梁武也解朝曰遭盛明之也漢

謂梁武帝也安寧也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善曰

樂謂樂其德化也白環及佩家語孔子曰昔武

王尅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磐濟同善注

夜郎滇作顛池解辨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

善曰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椎結髡昆明編髮漢

拜唐蒙郎中遂見夜郎王多同又曰始楚武威

王時使將軍莊緝將兵略巴黔中緝至滇池欲

歸報會秦奪楚黔中郡道塞不通以其衆王滇

池又朝鮮王滿燕人平惠高后時滿為外臣又

曰西域有菖蒲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二百

餘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

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犇厥地也良曰夜郎

顛池皆南夷國名解辨謂解其辮髮以就衣冠

唯北狄野心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

耳善曰左氏傳令尹子又曰諺云狼子野心漢

書伍被說淮南王曰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

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范曄後漢書

凶奴論曰世祖用事諸夏未遑沙塞之事翰

文選

三五

曰北狄謂魏也野心謂如野獸之心搖強猶強梁也延引也歲月言不久也

中軍臨

川發下明德茂親揔茲戎重善曰何之元梁典

為臨川郡王天監三年以宏為中軍將軍劉璠

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北討于晉晉紀

河間王顥表曰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

晉中興書相温檄曰幕府不才忝荷戎重

曰同善注殿下者不斥言王也昔今言皇太

千殿下然也茂親謂帝弟也揔統也戎兵也

善本無弔民洛汭伐罪秦中善曰孟子曰湯始

方字其民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又曰奉辭伐罪漢書

用肯曰陞下既得韓信又治秦中向曰弔慰

也洛北曰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

奉中關中也善曰願延之和謝靈運詩曰

其詳之丘遲頓首善曰願延之和謝靈運詩曰

濟曰僕遲自

稱也謂君因此書不改後必因偏方思

我言也聊且也往懷謂此書也詳審也

重荅劉秣陵沼書一首善曰劉璠梁典曰

劉沼字明信為秣

善曰劉峻自序曰峻字孝標平

原人也生於秣陵縣暮月歸故

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園齊永

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為崔豫州

刑彼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石渠

閣以病乞骸骨後隱東陽金華山

良曰同善注初孝標以仕不得志作

辨命論秣陵令劉沼作書難之言不

由命由人行之書荅往來非一其後

沼作書未出而死有人於沼家得書

以示孝標孝標乃作

此書荅之故云重也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

也善曰孝標集有沼難辨命論書穀梁傳曰尼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後天之倫次

也謂兄弟死也致至也謂沼難書竟未至孝標處

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五臣

而莫傳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長逝化

言而去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銑曰長逝謂死也緒遺也蘊藏也莫無也言沼之遺言

不傳於我也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

其音微未沫昧而其人已亡善曰楚辭曰芳菲

今猶未沫王逸曰沫已也亡蓋切孫卿子曰其器存其人亡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向曰

微美沫滅也其人謂沼也青簡尚新而五臣本宿草將列善曰

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齊曰青簡竹簡也古無紙用以為

也善曰禮記門人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又

哀而出涕曰予惡夫涕之無雖隙駟不留尺波

從也良曰泫然淚而兒

電謝善曰墨子曰人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譬

陰無停畧尺波豈徒旋翰曰隙允也駟馬馳

命如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善曰楚辭曰春蘭

終古銑曰言文章之美如故存其梗槩更酬

蘭菊英妙之華水無絕也

其旨

善曰東京賦曰其梗槩粗略也酬報旨意也

若使墨翟

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

善曰墨子曰昔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

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之期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殺而死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有豈不疑哉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本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濟同善注爽差徵驗也言二人說鬼神莫東平之樹望咸陽而

西靡蓋

合

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

善曰聖賢冢墓記曰東平

思王冢在東平無鹽人傳云思王歸國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栢西靡宣城記曰臨城縣南四十

里蓋山高百許子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青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廻流有朱鯉一雙今作樂嬉戲泉故涌出也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良同善注但懸劍空隴有恨如何善

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

并序

劉子駿

善曰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

侍郎至中壘校尉王莽篡位為羲和京兆尹卒銑曰同善注移易也謂

交遊

同

以我情移易彼意讓責也太常則周之宗伯也博廣大也謂識用廣大謂之博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

何曰歆為光祿大夫故云親近建立也逸失也謂下三十九篇者左氏傳毛詩失禮古文尚書四經漢初已來皆不置博士歆欲亡此四經列學官而習之

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

善曰言諸博士既不肯立左氏而又博士不肯與歆論議相對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

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

其道甚著良曰言堯舜禪讓道衰至夏殷周更代起也累重襲因著明也道謂帝王

之道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

翰曰言天子微弱政教不行故國家之道所以不全也是故孔子憂道不

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

所善曰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銑曰歷經也應受聘問也衛魯

二國名雅正也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

美事曰頌也之道善曰論語識曰自衛反魯刪詩書脩春秋春秋元命苞孔子曰丘作春秋王道成

向曰脩易謂作十翼也序書謂作尚書五十八篇序而兼脩春秋及夫子沒而

尚書五十八篇序而兼脩春秋

微言絕七十

五臣本

子卒

五臣本作終

而大義乖

善

論語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也微言要妙之言也七十

曰夫子孔子也及死也微言要妙之言也七十

二子謂孔子弟子達者之數也重遭戰國奔遽豆

也大義謂詩書禮樂之義也

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

善曰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

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漢書

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曰吳起三十八篇

良曰遭遇也戰國謂七雄之時也籩豆禮器也

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陣謂行列之法

孔子之道詩書禮樂也抑止也孫子吳起並著

兵法術法

興起也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

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

善曰漢書武帝制曰

大道微缺陵夷至于桀紂之行作史記李斯曰

臣請天下敢有藏書百家語者悉請廷尉雜燒

之以古非今者族又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亡去

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

六十八人皆坑之咸陽

翰曰謂禮教頹毀也

秦暴虐百姓故曰暴秦焚燒也挾藏也秦法有

藏書不燒及以古非今者皆

族之賢聖之道由是滅亡

漢興去聖帝明王

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

叔孫通略定禮儀

善曰漢書叔孫通曰臣願頗

乎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

可

遠也襲亦因也叔孫通秦二世博士高祖定天

下權制

禮儀也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

世乃除挾書之律

善曰漢書曰秦燔書而易為

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書曰

向

向

向

向

孝惠四年除挾書律向然公卿大臣絳灌之

日除挾書律挾藏律法也善曰楚漢春秋曰漢

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已定天下論羣臣破

敵禽將活死不哀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

為爪牙世世相屬百出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

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齊曰周勃封絳

侯灌灌嬰介冑兵器也言漢初公卿皆武夫軍

旅之士莫有措意於經術也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

伏生受尚書善曰史記曰伏生者濟南人也故

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

良曰掌故官名伏生秦博士也秦伏生於壁中

藏得尚書二十篇至漢初教於尚書初出於屋

壁朽折散絕善曰漢書曰秦燔書禁學濟蘭伏

生獨壁藏之漢亡失求得二十九

篇也翰曰古書以竹簡為今其書見在時師

用繩連之故云朽折散絕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

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

賈生而已善曰賈生賈誼也銑曰萌芽謂初

弟子學官博士也在朝之儒生有至孝武皇帝

賈誼作左傳訓詁為文帝博士也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

元之間善曰建元孝武皇帝年號也何曰鄒

伯梁人戴德受禮於后蒼賈誼為訓當此之時

誥受於趙人貫公先師謂前進者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

善曰成一經也 齊曰雅頌 泰誓後得博士集

皆詩也雅以正事頌以讚事 善曰七略曰孝武皇帝未有人得泰誓

而讚之 善曰七略曰孝武皇帝未有人得泰誓 傳以教今泰誓篇是也 良曰孝文未人有得

泰誓於壁中者獻之使博士會讀而傳之今泰誓 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

也 善曰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廢樂崩道孤而無 主也 翰曰詔武帝詔也 缺虧脫誤闕憂也

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 善曰 漢書注曰漢興與秦相去七八十年韋昭曰全經

未焚書之時也 銑曰全經謂未焚之時數足 也 離此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

本無 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

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

未及施行 善曰漢書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 宅欲以廣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論

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 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

于學官 河曰魯恭王景帝 及春秋左氏丘明

所脩 善曰漢書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 法故有左丘明觀其史記丘明作傳 良

日左姓也 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

府伏而未發孝成 五臣本 帝愍學殘文缺稍離

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

官所傳經或脫簡傳 善本無 或間 善本編善曰

傳字 作脫編漢書

曰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
誥脫一節召誥脫二節濟曰通卷伏藏也稍
漸也言漸缺落頗離真正也校考也舊文古文
也三事即尚書左傳逸禮也間差也編比次也

博問人間則善曰善本魯國相公趙國貫公膠

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善曰七略曰禮家先魯有

桓生說經頗異論語家近琅邪王卿不審名及膠東庸生皆以教然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

翰曰相公貫公庸生皆先進大儒也考校與此古文三事同然抑止之未施行於世此乃

有識者之所歎慙士君子之所嗟痛也五臣無也字

銑曰歎慙嗟痛皆惜其不施行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

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五臣

本作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向曰綴緝也陋隱也

朱但就隱少之中分所碎信口說而背傳記是

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齊曰口說未師即鄭

曾梁趙也傳記往古文者也若立辟離封禪巡狩

之儀則幽其而莫知其原良曰辟離請藝之所也封謂封大山禪謂

禪梁甫也巡狩謂勞資諸侯也冥暗原本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

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翰曰殘缺非古文者挾謂

帶意情也忘立左氏破其先師文義也亡無也服用也言無從善服義之正心也或懷

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善曰禮記曰無雷同

銑曰疾妬謂不欲立左氏也雷同謂雷之抑此發聲同時而應是非相同不別善惡也

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善曰臣贊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

學謂劉歆立者當時學者尚書唯有三十篇以為備矣不知有百篇謂左氏傳別行不傳春秋

如此豈不哀哉言可哀也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

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

讓樂與士君子同之

齊曰上謂哀帝也紀紀揚謂當時博士也情謂有私意也依違謂不是非也言帝深知其始疾私情推讓賢士固因而不

也故下明詔試左氏可也否善本作不字遣近臣奉

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

冀得廢遺今則不然良曰言下詔令試左氏可立不可立臣歆自謂也微

弱謂諸經有關者二三君子謂諸博士同也用功望得廢遺以補闕少令則不然謂不肯也

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

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

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五臣無士君子也善曰

金匱曰夫人可以樂成難以慮始翰曰猥頓也

論試也樂成謂事成則樂而從之慮謀也且此

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五臣本

為五臣無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

而已哉銑曰數家之事謂歆欲所立者先帝成

且而已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善曰漢書班固曰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

向曰愈猶勝也言禮失其序尚求之於鄙野之

人今取古文豈不勝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

公羊易則施孟善曰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平

高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廼齊學又曰施離

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善曰漢

丘字長翁瑯琊人也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勝

從齊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

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義雖相反猶

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五臣本過而立

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

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善曰論語子貢曰文武之

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向曰言諸家雖義

理相反而並置者寧失於存也墜落也言文武

之道未落於地在於人也志今此數家之言所

以兼包太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

黨同門好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

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銑曰包含也守殘謂諸生守殘缺之業黨

助也同門曰朋道真請古文也隋隆也言違詔書當使刀筆之吏議其罪不取謂不可也

北山移文一首

孔德璋

善曰仕至詹事餘同向注 向璋曾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大子詹事鐘山在都北其先周彦倫隱於此山後應詔出爲海鹽縣令欲却過此山孔生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計得至故云北山移文

鐘山之英草堂之靈

善曰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鐘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 濟曰蔣子文自謂青骨

死當爲神後吳王爲立祠於鐘山下因改山爲蔣山也昔蜀有法師居於草堂寺及東歸至此觀彼林泉之美乃於此山南也煙驛路勒移山作草堂以擬焉英靈二神也馬煙驛路勒移山

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藹灑出塵之想

善曰楚辭曰獨

耿介而不隨孫盛晉陽春秋曰呂安志量開廣有拔俗風氣莊子曰孔子彷彿塵垢之外逍遙無爲之業 良曰驛傳也謂山之英靈驅馳煙霧刻移文於山庭也耿介謂執節之士也拔出也蕭灑脫落也 五臣本作雲

而直上吾方知之矣

善曰孟子曰白雪之白也猶白土之白也子虛賦曰

上干青雲 翰曰隱者之志清高也 若其亭亭

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徒萬乘其如脫

善曰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
 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
 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
 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
 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年衰志閑舉天下
 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許慎曰言其易也
 劉熙孟子注曰屣草屨可屣 銑曰亭亭高聳
 見表外也物表霞外言志高遠也芥草也千金
 萬乘俗皆貴之此高繫之人視 聞鳳吹於洛浦
 之如草芥脫屣而已言輕也 善曰列仙傳曰王子
 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 喬周宣王太子晉也
 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薪歌延瀨未聞
 向曰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游於伊洛之
 間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
 以終此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為
 心何怪乎而為哀也遂為歌 豈有 善本冬始參
 二章而去言有堅固如此 作期終始參

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

善曰終始參差

歧路也蒼黃翻覆素絲也高誘曰閱其別與化
 也 濟曰參差不一也翻覆不定也翟墨翟朱
 楊朱墨子見練絲而泣之曰可以黃可以黑楊
 朱見歧路而哭之曰可以南可以北言子無
 一定之志故宗此 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
 二人悲哭以譏之 善曰蒼頡篇曰黷垢也 良曰乍
 黷何其謬哉 善曰蒼頡篇曰黷垢也 良曰乍
 猶染於俗也貞 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
 正 黷垢謬誑也 善曰尚生千平也英雄記曰尚千
 寒千載誰賞 善曰尚生千平也英雄記曰尚千
 擔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尚千平隱居
 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范曄後漢書曰仲長
 統字公理山陽人也性傲儻默語無常每州郡
 命召輒稱疾不就 翰曰嗚呼歎辭尚長字千

平男女嫁娶訖便隱而不出仲長統嘗歎曰若得背山臨水游覽平原此即足矣何為區區於帝王之門哉言此二人無使山阿空虛千載已來無人賞樂世有周子雋俗

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

南郭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周顒字彥倫女南人也釋褐海陵國侍郎元徽中出為剡令建

元中為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稍遷國子博士卒於官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

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使者至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

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又曰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

嗒然似喪其偶郭象曰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嗒士合切銑曰周子謂彥倫也雋俗俗中

多質少也東魯謂顏闔也南郭子綦也言顯無

本性但習學此竊吹草堂濫巾北岳善曰偶吹

二人之隱遁也竊吹草堂濫巾北岳善曰偶吹

偶匹對之名巾隱者之節東觀漢記曰江革專心養母幅巾屣屩向曰竊盜也濫僭也南郭

處士盜居吹竿之位巾隱者之服也北岳即北山也言顯盜居草堂僭服幅巾有如南郭濫吹

也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

於好爵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臯周易曰我

也欺誑也言雖假其容兒於江臯然纓情志好於爵祿也其始至也將欲排

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去日霜氣

橫秋或歌善本作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善

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

長往而不反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

長往而不反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

萋萋良曰排推也巢父許由隱者之最也百
氏謂百家諸子也王侯爵之貴也拉折也傲蔑
皆輕也張大也橫蓋也幽人王孫隱者之稱慕
其長任故歌之疾其不游故怨之言顯初至如
此談空空於釋部覈胡玄玄於道流善曰善開子
顯况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日勿釋
部內典也漢書曰道家流者出於史官曆記成
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也翰曰空空以空明
空也釋部謂佛經也覈考也玄玄謂玄之又玄
也道流謂老子也務光何足比洵子不能儔善曰列仙
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菲根殷湯伐
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
光光遂負石沉竅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洵子者
齊人也好餌木隱於宕山能風銑曰務光洵
子皆古之隱者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善曰
北方傳其前

漢書注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臧榮緒晉書曰
騶六人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
波書俱招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一簡形馳
鬚髯鵠頭故有其稱向同善注并馬自
散志變神動爾乃肩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艾其
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善曰楚辭曰製
芙蓉而為裳王逸曰製裁也濟曰言辟書既
至則神魄動散也軒舉也舉眉謂喜也次側也
袂衣袖也袂聳謂將臂也艾製荷衣隱者之服
言皆焚裂之舉騶塵俗之容狀抗舉走騶也
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
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墨綬善曰漢書
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又曰秩六百石以上
皆同印墨綬翰曰悽愴憤咽皆怨怒見言此

等雖無情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

良曰紐繫縮貫也金章銅印也銅章墨綬縣令

之章也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

馳妙譽於浙右善曰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

大率百里阮籍詠懷詩曰英風截雲霓字書曰

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右銑曰跨越也管

州之城為屬城言越衆城而為縣宰之稱首也

英風妙譽皆美聲也海甸所理邑近海而在浙

江之道帙長殯五臣本作殯法筵父埋敲扑善曰誼鄧

犯其虛牒訴控孔恣裝其懷善曰過秦曰執

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控恣於山陸王

遠曰控恣困苦也向曰帙書衣也擯弃也敲

扑謂打人聲也牒文牒也訴訴告也控恣繁偏

言送書講席父從弃埋而聽訟通於懷抱也

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

折獄善曰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西京雜記

也尚書王曰哀敬折獄明啓刑書濟曰琴歌

酒賦皆逸人之務言今斷絕無續也綢繆親近

也紛綸衆多之兒結課考籠張趙於往圖架卓

第也折獄謂審刑書也籠張趙於往圖架卓

魯於前錄音錄善曰漢書曰張敞字子高稍遷

郡人也為陽翟令以化行尤異遷京輔都尉范

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

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

扶風人也拜中牟令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

牟良曰張敞趙廣俱為京兆尹有名望魯

恭卓茂咸善為令言將崇樹風猷以籠架之

希

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善曰漢書曰內史武帝

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

名左馮翊王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左氏傳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杜預曰九州之牧貢金也 翰曰渭城以西為右扶風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此謂三輔也秩皆二千石牧長也蹤跡也言希跡及之馳聲譽以遇也 使我高霞孤

映明月獨舉 善曰成公綏鷹賦曰陵高霞而輕舉 銑曰我謂鐘山神所稱也言

霞月徒舉映無人賞玩也 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戶 善本作澗石

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 向曰摧絕破壞也荒涼蕪穢也

至於還颺入幕 言山人之去松蔭零落白雲無與為偶不復更歸徒為延望也

寫霧出楹蕙帳空今夜鶴 五臣本作鶴 怨山人去兮

曉 善作 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

也 善曰投簪跡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也摯虞

也 翰曰颺風也寫吐也楹柱也蕙香草山人

投棄也謂踈廣棄官而歸東海也幽人於是南

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峽竦慨游子

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 善曰禮記曰凡計於其君之臣曰某死鄭玄曰

也 計或作赴赴至也 良曰南岳謂南山也嘲調

也 隴亦山也騰起竦上誚譏也言皆譏笑此山

初容此人也慨歎也游子謂周顒也歎誰也弔

問也言山為周顒所誑情懷所喪而無人相問也 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

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 善曰史記伯夷叔齊詩曰

登彼西山今採其薇矣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
之陽稚珪集訓張長史詩曰同貧清風館共素
白雲室杜預左氏傳注曰謁告也謂告語於人
示談議之流翰曰託林澗以申其愧也風月
所以滋松桂之美言今無人故遣罷之馳騁宣
布也逸議謂隱逸之議皋澤也素貧素之交謁
告也謂布告於人使知也今又促裝下邑浪拽制上京雖情

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肩善曰楚辭曰漁父鼓

也浪猶鼓也韋昭漢書注曰拽楫也呂氏春秋
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
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也說文曰肩外闕
之闕也銑曰促迫也下邑謂山陰也浪鼓也
棹棹也山陰秩滿因向京而過山也上京建
業也魏臨朝廷也肩山門也言顯情實在朝廷
而假跡於此山門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善曰尚

有怩愧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

淶池以五臣本作於洗耳善曰皇甫謐高士傳曰巢

為子乃臨池而洗耳向曰芳杜薜荔皆香草
言豈可使芳草懷恥愧以相見崖嶺再被滓穢
更以俗跡塵點我蕙草之宜岫幌掩雲關

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安轡於郊端

高門也岫幌山窓也雲關謂以雲為關鍵載飲
湍霧使無聞見也來轅妄轡謂周顒之車乘也
谷口郊端山之隈也其親近故遠杜絕之於是叢條瞋膽豐顛怒

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

為君謝逋客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晉
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良

日條木枝也。韻草穗也。言條穗臍怒擊折穎之輪掃去其跡也。俗士適客謂願也。謝去也。文言草木謂為山靈除去之不許來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四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註

喻巴蜀檄

善曰漢書曰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犍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翰曰檄較也喻彼使較然知我情也此周末時穆王令祭公謀甫為威猛之辭以責狄人之情此檄之始也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

文選

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

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

屈膝請和善曰戰國策張儀曰儀交臂而事齊

不討謂不征伐曰久而侵犯邊境勞士大夫征

也怖恐駭驚也交臂拱手也康居西域重譯納

貢稽顙五臣來享善曰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

譯傳也傳四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康居國

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春秋說題辭曰盛德則

感越裳重譯禮記孔子曰拜之而後稽顙毛詩

曰自彼氐羌莫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移師東指

康居國名重譯傳易其言納貢獻於

中國也稽顙首至地也享亦獻也

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善曰文穎曰

郡縣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穎師古

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

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至也太子

即嬰齊也閩越地名也越有三此其一也良

曰閩越南夷國名也相誅謂自相誅殺而降也

弔問罪也番禺南越王遣太子嬰齊入宿衛也

南夷之君西僂蒲北切五臣之長常效貢職不

敢愾怠善曰言君者大之也文穎曰捷為縣論

曰捷捷謂蠻夷名長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

慕義欲為臣妾善曰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

義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
翰曰踵足也喁喁眾口向上之兒言蠻夷之人
皆喁然向國家
風義願為臣妾
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

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

賓之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呂氏春
秋曰先王之法為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古

將謂唐蒙也賓服也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

奉幣帛衛使者不然善曰張揖曰不然之變也
良曰幣帛和戎之貨也衛

護也不然謂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

乃發軍興制善曰張揖曰發三軍之眾也
其辭也發軍興制謂驚懼子弟憂患五臣
起軍法誅將帥也長老

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銑曰擅
唐蒙自專而為轉
運非上本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

人臣之節也向曰當行者謂巴蜀人唐蒙點
征者也自賊殺自相劫奪也夫

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寧弓而馳荷兵而

走善曰張揖曰善舉烽夜燔燧攝謂張弓注矢
而持之也攝奴頰切 齊曰烽燧者舉火以

驚候燔燒攝持也兵矛戟之屬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

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

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

善曰編列謂編戶也淮南子曰編戶齊民 良
曰言邊郡之上觸刃冒矢不轉足者決志陷陣

也讎仇也編列謂編戶齊民也計深慮遠急國

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

珪而爵善曰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符受封生則榮貴死位為通侯處列東第善曰

則忠節也珪玉也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張揖曰列東第

在天子下方翰曰第次也西為尊東為下言

為通侯列在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

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

烈善本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

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善曰春秋考異郵曰枯散收骸血膏潤草骸古

才切向曰號謂王侯之號也行用也言國

重功臣厚爵賞故賢人君子用命至死而不辭

也腦髓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

抵善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一日逃

而誅戮之也一日誅者亡不肯受誅也濟曰

南夷謂夜郎也抵觸言自為賊殺觸我兵之誅

也身死無名謚為至愚善曰無名言無善名也謚猶號也良曰謚者

行之跡言為賊而死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

度量相越豈不遠哉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君殺

巴蜀之人不立忠節身被誅戮恥及然此非獨

父母也與此境立功之人相去遠也

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

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

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

遣信使善曰誠信之使也銑曰獨行謂逃亡

至而子弟不脩謹又不崇廉厚之風誅戮亦宜

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

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善曰漢書景帝

悌以道民焉向曰曉明喻告也言明告百姓

發卒奉幣和戎之事也數讓皆責也景帝時郡

置耆年有德者三人以方今出時重煩百姓已

親見近縣善曰重難也不欲召聚之張揖曰檄

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善曰亟急也

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良曰亟急咸皆忽

不徧聞可急下檄書告之使皆知非天子之意輕忽也

為表紹檄豫州善曰魏氏春秋曰表

陳孔璋善曰魏志曰同翰注翰曰琳

此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

附且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

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

而已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

在絃上不可不發曹

公愛其才不責之

檄也言農時煩擾百姓也親見此

相如自謂也近縣近蜀之縣也恐遠所谿谷

蠻夷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不徧聞可急下檄書告之使

為表紹檄豫州

陳孔璋

此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

附且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

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

而已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

在絃上不可不發曹

公愛其才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

五臣本作相國守善曰蜀志曰先

王歸陶謙謙表先王為豫州刺史後歸曹公曹公表為左將軍

侯王相國也蓋聞明王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

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

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

善曰難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

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向曰圖度權勢也言古明君皆度其危亡思其險難因事立勢以成其賢

聖之功也非常之人謂賢聖也夫非常者故非

常人所擬也曩者疆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

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

敗善曰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嚙其左膝馬殺

之問占夢卜涇水為崇二世乃齊望夷宮欲

同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

女塔咸陽令閻樂數二世二世自殺張華曰望

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處是臨涇水作

之以望北夷也漢書曰王氏浸盛羣下莫敢正

言齊曰擬度也言非常之事則非常平之人

能度之疆暴也弱主二世也趙高秦相也柄國

之機要也威福賞罰也迫脅怕懼也言百姓懼

高之威皆不敢正言於君也望夷秦宮名趙高

使閻樂殺二世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永為世鑒及

世於此宮也

孫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

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

善曰漢書曰張

辟疆謂丞相陳平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兵居南

北軍丞相如辟疆計太后臨朝以呂侯子台為

今人選

呂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為趙王
呂后崩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韋昭國語注
曰季末也左氏傳閔子騫曰下凌上替能無亂
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良曰鑒戒臻至季末
也呂產為相國封梁王弟祿拜將軍封趙王擅
專也萬機皆專斷於已陵犯替廢也海內國內
也寒心謂痛心也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

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五臣本作融顯此

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善曰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

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呂齊王令發兵章欲與太尉勃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代王立是為孝文皇帝明表謂明白之表儀也銑曰漢道興盛而明長者周勃等權計之儀表也紹此言者亦將為權道以臣漢室

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館縮徐璜並

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興

少除黃門相帝即位加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館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氏傳史克曰緇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山海經曰鈎吾山有獸羊身人面其口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飽鴉食人郭璞云為物貪婪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禹鼎左氏傳所謂饕餮者也飽音咆向曰曹騰操祖相帝時位加特進與小黃門左館中常侍徐璜同作妖妄取媚於君為貪亂之行以殘害人也饕餮貪也

父嵩乞句蓋

攜養因賊假位與金輦登輪貨權門善曰魏志曰曹騰養

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本末司馬彪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說文曰句乞也古賴切漢書曰

息大躬交遊貴戚趨走權門為名濟曰操父

嵩本夏侯氏之子騰無子乞養之句乞也賈賄

賂也輿輦車也權勢也靈帝時賣官言竊盜鼎

嵩以車載賄賈以輸勢門而官至太尉竊盜鼎

司傾覆重器善曰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

之大器也良曰鼎司謂司空非才而居此位

故云竊也重器謂天子政教也言傾覆天子政

教操贅職闞遺醜本無懿五臣德善曰贅謂假

子曰附贅懸肱然贅假肉也贅之銳切肌音

尤翰曰贅餘肉著身也闞官人也令善也贅

喻嵩也闞謂騰也言操是如此獯狡鋒協好

種類元無善德以及於人也獯狡鋒協好

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善曰魏志曰

與紹誅諸闞官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闞人無

少長皆殺之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

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銑曰獯

狡健也言操性與兵器相合故好樂禍亂向

曰幕府謂紹也董督也鷹鷂鳥續遇董卓侵官

也言紹督理鷂鳥掃除闞官也續遇董卓侵官

暴國善曰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

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左氏傳樂鉞

謂樂書曰侵官冒也失官慢也濟曰續相連

也侵官謂冒官也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

謂卓遷獻帝於西京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

夏收羅英雄奔瑕取用善曰魏志曰董卓呼紹

長揖而出奔冀州卓因拜紹渤海太守因舉渤

海之眾以攻卓良曰提攜鼓奮也東夏即渤

海也收羅謂采訪賢才奔瑕故遂與操同詔合

舉而取其能者餘同善注故遂與操同詔合

謀授以裨師五臣謂其鷹犬之才瓜牙可任

謀授以裨師五臣謂其鷹犬之才瓜牙可任

謀授以裨師五臣謂其鷹犬之才瓜牙可任

謀授以裨師五臣謂其鷹犬之才瓜牙可任

謀授以裨師五臣謂其鷹犬之才瓜牙可任

謀授以裨師五臣謂其鷹犬之才瓜牙可任

謀授以裨師五臣謂其鷹犬之才瓜牙可任

謀授以裨師五臣謂其鷹犬之才瓜牙可任

謀授以裨師五臣謂其鷹犬之才瓜牙可任

謀授以裨師五臣謂其鷹犬之才瓜牙可任

謀授以裨師五臣謂其鷹犬之才瓜牙可任

善曰禪師徧師也漢書衛青傳曰禪將及校尉侯者九人謝承後漢書陳龜表曰臣累世展鷹

犬搏擊之用翰曰諮議禪徧也紹表操為兗州刺史授以偏帥與同議合謀欲匡復漢室者謂其有大鷹將搏擊之能可為至乃愚佻短略爪牙之任也言鷹犬以此操也

輕進易退善曰字書曰佻輕也勅聊切銑曰佻輕略法也言操輕薄少有法度

傷夷折衄女數喪師徒向曰夷殺衄縮幕府輒

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善本無太守字

領兖州刺史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袁紹以曹操為黃巾所殺乃以操為兖州刺史濟曰輒專銳精完全也言操數敗喪師旅而紹專以精兵脩輯之而又表天子

被以虎文質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魏志作獎蹙蹙成也言獎成其威柄也向曰獎勸也言操實羊質而被虎文者乃紹蓋勸蹙以成威福之柄

冀獲秦師一剋之報善曰左氏傳曰秦孟明帥帥伐晉侯禦之秦師收績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翰曰秦將孟明氏數敗秦師穆公不罪遂得敗晉以報秦故云一剋之報言操數敗我不以為罪者亦冀操一剋之報

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兖州兵衆強盛內懷反紹意毛詩曰無然畔換鄭玄曰畔換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眦跋扈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忒惡也

割剥元元銑曰跋扈謂掘強也肆縱忒惡也

殘賢害善善曰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沉於殷久矣何乃急急

善曰禪師徧師也漢書衛青傳曰禪將及校尉侯者九人謝承後漢書陳龜表曰臣累世展鷹犬搏擊之用翰曰諮議禪徧也紹表操為兗州刺史授以偏帥與同議合謀欲匡復漢室者謂其有大鷹將搏擊之能可為至乃愚佻短略爪牙之任也言鷹犬以此操也

輕進易退善曰字書曰佻輕也勅聊切銑曰佻輕略法也言操輕薄少有法度

傷夷折衄女數喪師徒向曰夷殺衄縮幕府輒

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善本無太守字

領兖州刺史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袁紹以曹操為黃巾所殺乃以操為兖州刺史濟曰輒專銳精完全也言操數敗喪師旅而紹專以精兵脩輯之而又表天子

被以虎文質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魏志作獎蹙蹙成也言獎成其威柄也向曰獎勸也言操實羊質而被虎文者乃紹蓋勸蹙以成威福之柄

冀獲秦師一剋之報善曰左氏傳曰秦孟明帥帥伐晉侯禦之秦師收績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翰曰秦將孟明氏數敗秦師穆公不罪遂得敗晉以報秦故云一剋之報言操數敗我不以為罪者亦冀操一剋之報

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兖州兵衆強盛內懷反紹意毛詩曰無然畔換鄭玄曰畔換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眦跋扈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忒惡也

割剥元元銑曰跋扈謂掘強也肆縱忒惡也

殘賢害善善曰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沉於殷久矣何乃急急

善曰禪師徧師也漢書衛青傳曰禪將及校尉侯者九人謝承後漢書陳龜表曰臣累世展鷹犬搏擊之用翰曰諮議禪徧也紹表操為兗州刺史授以偏帥與同議合謀欲匡復漢室者謂其有大鷹將搏擊之能可為至乃愚佻短略爪牙之任也言鷹犬以此操也

於元元哉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張奐與
屯留君書曰氣厲流行傷賢害善 向曰割剥
殘害也元元謂衆也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
人也殘害殺戮也

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

誅妻孥受灰滅之咎善曰臣瓚漢書注曰懸首

戮汝濟曰傳奇阿曲也斬首懸之曰梟孥子

也操為兗州邊讓言議讓頗侵於操操殺讓而
族其家故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

舉州同聲善曰林喻多也司馬遷書曰列於君

史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為天下唱始周易曰同
聲相應良曰林言多也憤怒奮舉也言士人

怒怨舉手同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

東裔蹈據無所善曰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

祖與呂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翰曰操為

徐州刺史為陶謙所破又與呂布戰於濮陽為
布所敗而走故云地奪也彷徨驚慕府惟五臣

鬼蹈踐據依也言無所依踐也幕府惟五臣
疆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善曰叛人謂

曰徙二千石高貴富人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
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為奉山園也左氏傳曰圍

宋彭城非宋地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
不登叛人翰曰幹本喻君也枝喻諸侯也登

成也叛人謂呂布也言我欲強君故復援旌擐

而弱諸侯故不成呂布之強也

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眾奔沮慈與反善

諸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傳曰擐甲執兵杜預
曰擐貫也胡慢切春秋擐誠圖曰諸侯冰散席

卷各爭次。漢書曰：膠西王卬頭漢軍壁弓高，候執金鼓見之。向曰：投引擐貫金鉦沮壞也。

言紹聞操敗引軍擊布，被之軍眾奔壞也。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

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天造於操

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操圍呂布於濮陽，為布

所破，投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遂取兗州。

說文曰：拯，上舉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師克還

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濟曰：拯救也。死

亡之患，謂遭呂布之破也。復，反也。方伯，謂兗州

刺史也。無德於兗土之人，謂已舉操為兗州而

操害賢善也。造，恩也。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善

也。有大恩謂救之。後會鸞駕，良曰：鸞駕，天

都長安，後韓暹以天子還雒陽。良曰：鸞駕，天

子車也。旆，車飾也。魏志曰：時董卓徙天子都長

安，後揚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也。時冀州方有北

也。羣虜則量早韓暹也。寇盜也。時冀州方有北

鄙之警，匪遑離局。善曰：魏志曰：冀州牧韓馥以

後漢書曰：公孫瓚非紹立，劉伯安歛其眾攻紹。

禮記曰：各司其局。鄭玄曰：局，部分也。翰曰：時

公孫瓚出軍屯繫阿，遂舉兵攻紹。紹時為冀州

刺史，人眾悉叛紹降瓚，大破紹軍。鄙，邊邑也。遑

暇也。局，部分也。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脩

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

善曰：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祖遂至洛陽，衛京

師脅遷謂迫脅天子而遷徙也。銑曰：鬼神所

居曰廟，翊輔衛護也。幼主謂獻帝也。脅劫遷移

也。當御謂萬事自當理之，不令上知也。省亦禁

也。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善

家語曰：是謂壞法亂紀也。漢官儀曰：尚書為中

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向曰：侮輕紀綱。

也領統領也三臺謂中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

臺外臺憲臺也制斷也

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善曰宗亦族也漢書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王

溫舒罪至同特而五族乎家語曰宰予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之亂夷三族也濟曰由心不論

勲賢也在口不依法令也五宗謂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也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言操之暴如此

也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善曰漢書曰

皮幣令下願異不應反背張湯奏異腹非論死

自是之後有腹非之禁也良曰羣談謂議朝

政者隱戮謂託別事而誅之百察鉗口道路以

之者隱戮謂託別事而誅之善曰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王行

曰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

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鉗其嚴切

翰曰察官也鉗閉也言百官畏法不敢言時政

道路之人但以尚書記朝會公卿充負品而已

日相視而已銑曰尚書掌朝會之法也諸侯時見

日會言公卿不敢論時政但具負品故太尉楊

五臣作揚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牝解

被以非罪榜楚五臣作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

忒不顧憲網善曰漢書曰王莽誅翟義夷滅三

淳曰野葛狼毒之屬韓詩外傳曰不肖者觸情

縱欲也向曰虎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

司徒故云歷二司也時袁術作亂操託彪與術

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下獄効以太逆眊眊

目貌楚橫榜笞也參并謂兼也五毒謂五刑備

具也忒惡也言用兼五刑觸情任為毒惡不顧

其法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

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

收立殺不俟報聞濟曰迷惑杜塞擅專也言操將惑明時絕忠諫故立即殺

彥不得待奏報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

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

破棺裸屍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

懷善曰裸作裸漢書曰文皇帝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曹瞞傳曰曹操破梁孝王階收

金寶天子聞之哀泣昆或為弟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以

識其墳良曰言帝弟坐樹猶合恭敬况使更士發掘墳墓而取金玉乎裸露掠取也操發梁

孝王墓天子聞之哀泣士人謂有識者也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

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韓曰隳壞突

發丘中郎摸金校尉之官所過皆破壞冢墓以取金寶而露其骸骨也身處三公

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

細政慘苛善作科方互設嘗繳充蹊坑穿塞路

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

民五臣帝都有吁嗟怨善曰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民無所聊家語

孔子曰今人之言惡者比之於桀紂民怨其虐莫不吁嗟銑曰桀虜謂惡人也虐殘毒害施

布也殘毒布人鬼謂殺忠賢露骸骨也荷煩慘

捕獸此喻法令煩酷人之舉手動足皆陷刑網充豫二州名操所領也吁嗟歎聲

歷觀

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

外姦未及整訓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去質切何曰言書史所

載未有毒害如操者酷裂猶毒害也詰問也賊

在外曰姦整齊訓教也言紹為問罪於外未及

齊教於操也加緒含容五臣作覆冀可彌縫善曰左氏傳

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

濟曰緒餘也言紹加餘含容於操冀可彌縫其

過使自改悔也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善曰劉向列

女傳曰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姁產男叔姬往觀之曰

其聲狼也狼子野心非是莫滅羊舌氏乎良

亂之謀有同豺狼也乃欲摧撓教棟梁孤弱

漢室善曰周易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翰

謂除其輔佐也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

征公孫瓚善曰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卓至

漢書曰公孫瓚大破黃巾威震河北紹自將擊

之銑曰除滅忠正謂殺趙彥等也梟惡鳥也

雄強也言操如惡鳥之強也疆寇桀逆拒圍一

伐擊也謂紹擊鼓往征瓚也疆寇桀逆拒圍一

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

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

夷善曰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

備也魏志曰紹悉軍圍瓚瓚自知必敗盡殺

其妻子乃自殺向曰強寇謂瓚也言瓚桀逆

文選

古

使鋒芒

五臣作

挫縮厥圖不果

良曰鋒芒兵戈也挫摧也言發露操

不果成耳

五臣作

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

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

善曰

與書曰胡俗其入居塞者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

滌也西山鹿陽山也紹入朝歌自於鹿陽山斬賊于毒等威之又擊左校即太賢及西營屠各

屠各匈奴種也東手謂縛也質以物相質也前登謂爭先而降也犬羊殘醜謂羌狄雜類也消

亡淪沒也言皆畏滅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遁

遁屯據敖谷阻河為固

善曰魏志曰袁紹將進軍攻許公留于禁屯河

上臨河有八倉翰曰震懼驚懼兒捕竄遁逃

屯聚據依也敖倉地名中有大倉俯臨黃河言操懼紹依此地以為固也欲以

之斧禦隆車之隧

善曰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

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銑曰螳螂也前

有兩足舉之如執斧之象隧猶轍也言此蟲舉

猶操之拒紹軍也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

善曰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

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謂也向曰折推

奮中黃育獲之士

五臣作材騁良弓勁弩之勢

善曰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獲而右搏彫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

焉而死文子曰狡兔得而獵大烹高鳥盡而良

弓藏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

文選

從韓出濟曰戰戈屬也胡匈奴也百萬千羣
言多也中黃伯夏育鳥獲皆古之力士也騁縱
良善勁強也言紹士卒

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

漂他荅反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
州外甥高翰為并州淮南子曰何謂九山曰

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直河內野青縣尚書曰
浮于濟漂達于河良曰越逾也涉渡也濟漂

也二水大軍汎黃河而角五臣其前荆州下宛葉

而摘居其後善曰左氏傳狄子駒支曰譬如捕

前後猶如捕獸一人捉角一人戾足說文曰摘
戾足也韓曰汎濟捕觸也劉表為荆州刺史

與紹相結宛葉雷震虎步並集虜庭善曰李陵

不肖軀且當猛虎步銚曰雷震虎若舉炎火

以燔飛蓬覆滄海以沃燂炭有何不五臣有滅

者哉善曰楚辭曰離憂患而迺寤兮若縱火於

決江海而溉焚火其剋必矣聲類曰燂燒也說

文曰燂火飛也向曰燂燒沃灌也燂火飛也

舉炎盛之火而燒枯蓬傾海水以灌飛火又操

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

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善曰毛詩序曰男女怨曠

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眾覆亡迫脅權時苟從

各被創夷人為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

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

善曰魏志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為兖州牧
還安三年曹公東征大破之布乃還固守公遂
決泗沂水以灌賊禽布殺之又曰張揚字稚叔
雲中人也董卓以為建義將軍建安四年曹公
征呂布張揚將揚醜殺揚以應太祖揚將莊固
殺醜將其眾欲北合袁紹太祖遣使渙邀擊之
殺固尚書曰父師曰召敵離邦怠廣雅曰徽幘
也徽與揮古通用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
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
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眾故諸侯無外境之助
此之謂瓦解解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
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
刃良曰張揚與呂布善布被曹操圍張揚將
救之其將揚醜殺張揚以應曹操揚醜之將駐
圍又殺醜欲以眾北合袁紹操遣史渙破之盡

收其眾覆敗也張揚之眾皆敗亡權勢無如之
何且從之耳然已被操傷害皆以操為讎敵也
旆旗徂往也紹言若我廻旗方往登高山擊鼓
吹角舉白幘以開降路則操之軍士皆不待血
刃而崩離也素白揮幘也方今漢室陵遲網維
土崩瓦解解謂崩離俟待也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善曰尚書曰
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
晏孔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
之外晏子之謂也翰曰陵遲猶漸壞也維紀
弛廢也一介謂輕微也言漢室漸壞網紀無一
介之臣以為輔佐也股脾肱臂也言方畿之內
手足之臣皆無折衝陷陣之權勢也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獵冀莫所憑恃雖有忠義
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飾銑曰天子境內千里曰畿

內簡練謂選擇也擗歛憑依脅懼也暴虐之
臣謂操也言忠義之士懼操不敢展其誠節又
操持五臣部曲精兵七百人五臣有圍守宮闕外

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善

說文曰逆而奪取曰篡又患切向曰宮闕天

子所居也拘止執持也逆而奪取曰篡萌始作

也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列五臣士立功之

會可不勗哉善曰喻巴蜀文曰肝腦塗中原漢

齊曰言操之逆亂如此是忠臣用命操又矯命

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疆寇弱

主違眾旅叛善曰漢書以旅為助良曰矯詐

恐州郡誤聽給與是強寇賊而弱天子也如此則違眾人以助叛逆也舉以喪名

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曰幽并青冀四州

並進善曰魏志曰紹以中子熙為幽州翰曰

舉謂舉兵立忠正之名哲智也言明智不

取也幽并紹中書到荆州便勒見胡真與建忠

將軍協同聲勢善曰魏志曰張繡以軍功稱遷

銑曰張繡為建忠將軍與州郡各整戎馬羅落

劉表相合以攻操勢力也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

著向曰羅落布列也匡正也其得操首者封五

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音將校諸吏降

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善曰風俗通曰謹按律者法也

臯陶謨虞云始造律時王使制曰令漢書著甲令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履繩墨動不失符令也濟曰部曲謂隊帥也偏裨小將也諸吏謂官屬也勿有所問言不與罪也廣遠宣通班布揚舉符書也言布舉軍書賞賜之數使天下知天子為操所拘偪之難如律令謂賞賜一如律令之法

檄吳將校部曲文

良曰此曹公檄江東諸軍將校部曲令背孫權

而歸於漢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

善曰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太祖建或

為漢侍中守尚書令也荀彧為尚書令獨稱者以官高也

告江東

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

唯人所召

善曰左氏傳閔子騫之辭權吳主也召招也言禍福無有異門

銑曰孫

但人心所招也

夫見機

五臣作幾

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

也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向日幾者事之微言見事微者不處凶危之地

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

善曰漢書曰江充因變制

宜周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王弼曰窮必通也濟曰能制變通之理在困窮而能通是智者之思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善無愚之

蔽也良曰責浸荒廢也沈謂醉冥也言斬是以

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善曰班固漢書

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封禪書曰興必慮安

必思危翰曰大雅詩篇名以羨君子言其能

居安思危故能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

之量不亦殊乎銑曰佚樂也一者謂君子

也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善曰左氏傳曰晉周子

麥向曰菽豆也未辨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

字不足以濟節墨善曰漢書音義服虔注曰易

曰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也虞喜志

林曰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斧故曰

齊斧也濟曰領項膏潤也斧所以整齊軍旅

故曰齊斧也簡墨謂刑書也言權之要領不足

潤斧鉞名字不譬猶鷩角如始生翰毛而便陸

梁放肆顧行吠主善曰爾雅曰生而自食曰雞

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毛長大者西京賦

曰怪獸陸梁戰國策田勃謂田單曰師之狗吠

堯非其主也良曰鷩卵鳥子也翰羽也陸梁

跳躍兒肆縱也此喻權如鳥獸始生而放縱還

視以吠其主不從皇化也戰謂為舟楫足以距

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

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翰曰皇威天子之威

言我國家張在天網而權欲在綱目之中也若

爨飲鑊鼎也言游鼎之魚期於消爛不遠

使水而可特別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

之敗善曰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女徂征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

苗格孔安國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王遣任滿

據荆門帝令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朝

銑曰同善注言此者欲以摧折山水之固也

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善曰史記曰天子

拜涉何為遼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何天子遣左

將軍荀彘擊朝鮮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定

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

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浦咸會番禺南越以平遂

為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

出句章越建成侯敖殺餘善以其眾降向曰

朝鮮遼東國名壘軍壁也刊除也朝鮮國叛使

荀彘擊平之定朝鮮為四郡呂嘉據南越而叛

帝使楊僕征之而平旌

旗也此亦據險而已昔夫差承闔閭之遠

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疆矣善曰史記

曰吳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昔伍

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韋昭國語

注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負負奔

吳吳與地故曰申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

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

曰吳王夫差承父闔閭遠跡用子胥訓兵之法

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

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五臣善曰毛萇

作六軍詩注曰抗

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

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

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

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

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

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

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

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

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

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

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

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

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

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

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

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

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

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

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

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

衡為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
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吳引
兵歸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
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襲吳吳王聞
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越王遂圍王宮而
殺夫差良曰同善流遂盡也

吳王濞浦驕恣屈強猖昌猾胡始亂善曰漢

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為吳王孝景五年
起兵於廣陵左氏傳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
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
翰曰恣縱也屈強不順兒宿僻狂狡兒始亂謂
為亂也

自以兵疆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

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善曰漢書曰七國

侯周亞夫往擊楚敗之七國吳王濞楚王戊趙
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王賢膠東王渠

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
瓦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上樂俗
之人眾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
子曰冰泮而農桑起銑曰太尉周亞夫也甫
始也滎陽郡名濞與漢所封七國同叛也

瓦解冰泮言破敗之甚也解泮皆破也

罵言未絕於口而舟徒之刃以陷其脅善曰漢

王敗乃與麾下壯士千人夜亡渡淮走舟徒保
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
出勞軍漢使人縱殺吳王漢書賈誼上疏曰適
啓其口也首已陷其脅矣給音始向曰罵惡

言也濞敗後與麾下將士七千人夜亡走舟徒
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使詐吳王吳王出勞
軍使人縱殺之陷入何則天威不可當而五臣

也刃入於脅謂縱殺也

字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眾不足恃也齊曰

也言夫差與濞皆為亂逆而誅不足恃也

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桀縱橫能據虎踞疆如二

袁勇如呂布善曰二袁袁紹袁術也魏志曰呂布便弓馬旅力過人號為飛將

良曰迄至也豪桀縱橫言多也熊虎猛獸也時止也

將故云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善無十有餘輩勇也

其餘鋒摧特起鷓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

數善曰淮南子曰鷓視虎顧鹽鐵論曰無鹿駭數狼顧之憂翰曰跨據也其餘謂諸小賊也

悍勇特獨也鷓鷲鳥很惡獸梟惡鳥也雄長也小賊如此鳥獸殘害者不可勝數言其多也

然皆伏鉄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

善曰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詩曰周餘黎氏靡有孑遺鉄曰鉄棍鉞斧也言亂賊之徒皆

從棍斧之誅如火燒燎原草無有餘遺也孑餘也

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

善曰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襲馬超遂與楊秋李湛宜成等反遣曹仁討之

超等屯潼關公勅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

向曰馬超楊秋叛於關中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曹公勅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續

次也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

戎啓行未鼓而破善曰魏志曰公西征馬超公自潼關北度承濟赴船急戰

下斐曰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得渡循河為角而南賊追距渭口分乃分兵結營於渭南

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進度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與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騎夾擊大破之斬宜成李榘等漢言元后詔曰運獨戰之明奮無前之威毛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齊曰二華大華少華二山名河渭二水名馬超阻依此山河險固驅率羌胡自爲無敵矣而曹公討之如順風縱其盛火大兵未及鼓怒而賊以破亡也傳曰時伏尸千唯鷹揚又曰一鼓作氣元大戎兵也

萬流血漂橈

魯

此皆天下所共知也

善

戰國策秦王謂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賈誼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橈良曰漂浮也

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進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

善曰魏志曰公

斬宜成遂超走涼州典略曰韓遂字文約在涼州阻兵爲亂積三十年建安二十年乃死翰曰逋竄逸失逆散也鳴吠猶叛亂也大軍所以不濟江伐吳者爲伐韓約馬超也

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爲唇齒

善曰魏志曰初隴西

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抱罕夏侯淵討之屠抱罕斬建涼州又鎮南將軍張魯負相救援如唇齒相副焉

固不恭

善曰魏志曰張魯字公旗據漢中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長雄巴漢垂三十年

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鎮民中郎將漢寧太祖征之周禮曰負固不服則攻之向曰負倚也倚巴漢之

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

固不恭帝命

旅旆

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公征孫權攻破江西營乃引軍還史記曰武王東觀兵至

干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
師濟曰皆謂韓宋等當加意先誅也觀其旅
施謂先臨江將伐吳乃引軍西討建約等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

下誅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偏

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於五臣首萬里善曰魏志

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後淵大破遂軍得

其於麾魏志曰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抱

罕夏侯淵討之屠抱罕斬建涼州良曰偏將

謂夏侯淵也涉渡也龍謂隴山也殺人懸首曰

梟夷滅旌表也首謂建約之軍入散關則羣氏

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善曰魏志曰公西征

至河池氏王竇茂恃險不服攻屠之翰曰敬

關關名同善注自是氏羗侯王豪帥皆奔走降

子也進臨漢中則陽平五臣作不守善曰魏志

魯至陽平魯使弟衛據平陽關曹公遣高祚

險夜襲大破之銑曰平陽關名曹公討張魯

太破之故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遁竄走

云中不守也

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善曰漢書曰徐樂上

末葉是也人困而上不恤怨而上不知此之

謂土崩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柰何魚

爛而亡何休曰魚爛從內發左氏傳故突曰策

名委質向曰十萬之師謂張魯之眾也土崩

自下魚爛從內通亦竄也巴中地名也魯初巴
夷王朴胡賓郭邑侯杜濩胡各帥種落共舉巴
郡以奉王職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巴

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已東太守護巴西
太守孫盛曰朴音浮護音護 濟曰種類也落
聚落也巴賓皆地名朴胡杜護皆 鉦鼓一動二
夷王姓名也奉職謂奉天子職事

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善曰戰國策司馬
錯曰今之伐蜀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言不用也

西海而諸侯不以為貪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
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又曰不挫一兵之鋒鈍與
頓同 良曰鉦鏡也二方謂蜀與漢中也司馬

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
能立也翰曰徒空也言皆憑天
子之威靈而服羣叛也 聖朝寬仁覆載

允信允善曰春秋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
大慶禮記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毛

天啓魯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

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善曰魏志曰胡濩者
皆封列侯又曰封魯

及五子皆為列侯 向曰爵謂 胡濩子弟部曲

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十有餘人百姓安堵四

民反業善曰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
故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

濟曰將校謂其下軍師也皆為列國侯將軍已
下節給小官千餘人堵牆也安於牆堵不失家

業也四民士農 而建約之五臣
作支 屬皆為鯨鯢善

左氏傳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
討以為人戮 良曰支屬謂親黨也鯨鯢謂大

也超之妻孥焚首金城善曰魏志曰南安趙衢
討超梟其妻子漢書有

也超之妻孥焚首金城

也超之妻孥焚首金城

也超之妻孥焚首金城

也超之妻孥焚首金城

也超之妻孥焚首金城

也超之妻孥焚首金城

金城郡善曰父母嬰孩覆尸許市善曰

後漢書曰建安元年遷都于許銑非國家鍾

禍五臣於彼降福五臣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

不然善曰漢書消勳曰甚諄逆順之理良曰

也夫驚善作鳥之擊善本無先高攬俱驚之勢

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五臣本無也字善

意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又曰惟十有

其勢也牧野地名紂率眾於此與武王戰而滅

紂是孟津退師之勢也今者似棘剽扞五臣戎

夏以清善曰枳棘以喻殘賊也翦扞音剽除而防

良曰枳棘惡木也喻殘賊也翦齊刊削音萬里肅

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眾善曰魏志

師六軍也天子之兵也百萬年多也與匈奴南

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為相丁令屠各湟中羌僰

蒲墨反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

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漢書曰

諸羌言願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左右羌之所居

胡俗其入寇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寔奮

為單于統領諸種銑曰並戎狄號也

席卷自壽春而南善曰漢書九江郡有壽春邑

向日震霹靂也奮振也席卷

席卷自壽春而南

席卷自壽春而南

謂盡發其兵也壽春色名言如又使征西將軍

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

南臨汶江搃厄據庸蜀善曰魏志曰夏侯淵字

將軍魏志曰建安二十年留夏侯淵屯漢中

齊曰武都氏羌郡名巴漢地名銳利也汶江名

搃捉也庸蜀地名言使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

守捉不令為吳之援也善曰漢

沉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善曰東

越反比遣橫海將軍韓說樓船將軍楊僕入軍

於越良曰江夏襄陽豫章皆郡名湘沅二江

名樓船橫海皆將軍號也言以前

諸軍期至吳會分為五道而入也

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

人除害元惡大敦必當梟夷善曰大舉天師至

使征西平不道道也及武都至庸蜀三道

也江夏至豫章四道也樓船至會稽五道也

書成王曰元惡大慝翰曰期命謂權命盡之

期至也丞相曹公也元大懸惡也梟夷謂誅滅

也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善曰楊

賦曰枝附葉從表立景隨銑曰枝附葉從謂

吳諸將枝附葉從也特獨禽獲疾患也言將帥

親黨皆非詔書所獨獲而患之故每破滅疆敵未嘗不務在先

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

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善曰新序趙良謂商君

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尚

書曰惟影響也安國曰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向曰言我以降為先以誅戮為後也拔將取才
謂有文武才皆濟用之也翹舉也言立功之士
舉足引望我皇風化如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
響之應聲而來也

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善曰魏志曰建

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死廬江太守劉勳率
眾降封為列侯濟曰術病死勳舉眾降封為

列侯也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眾出降

善曰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馬門人也以兵屬呂

布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眾降拜中郎將爵

為關內侯良曰曹公破呂布張遼率眾降拜

關內侯下邳縣名侯成小吏不知其所賞也

還討眭固薛洪音濟五尚開成就化善曰魏志曰眭

固屬袁紹屯射犬公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度

河擊之固使張揚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

留守自將兵以迎紹求救與渙仁遇交戰大破

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眾降封為列

侯繆音留翰曰眭固將屬袁紹留薛洪繆尚

留守射犬曹公擊破固斬之齊河圍洪尚於射

犬而洪尚降官度五臣之役則張郃鳥高魚舉

封為列侯善曰魏志曰公擊淳于瓊留曹洪守紹

事立功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

降魏志云高覽此云魚蓋有二名銑曰官渡

地名役征也曹公擊袁紹於官渡紹將張郃高

覽降曹公今此言後討袁尚則五臣有都督將

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

來降善曰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遣故豫

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圍益急

尚夜遯保岐山追擊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眾

大潰向曰曹公圍袁尚尚懼使陳琳陰夔請

乞還

降公許之尚夜遁保邳山其將圍守鄴城則將

馬延郭昭臨陣降而眾大潰也

軍蘇游及為內應善曰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

與由同齊曰蘇游袁譚將也譚留審配兄子

使守鄴曹公遣譚至汜水而游逆降

開門入兵善曰魏志曰表尚走中山盡獲其輜

崩沮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東城門內兵配逆

戰敗生禽配斬之良曰表譚敗後審配兄子

榮開鄴東門納操軍士以降也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

逐袁熙舉縣來服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年袁熙

凡觸等舉其縣來降翰曰焦觸凡此之輩數

疾熙奔烏丸觸等舉縣降操也

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

策折衝討難艾敵奉旗靜安海內豈輕

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善曰西京賦曰天

諭巴蜀文曰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銑曰凡

此之輩謂摠括前降服之類也剋亂曰果圖謀

艾險舉拔也言此諸將與曹公畫策將審邪正

靜安海內豈輕為舉措哉言必破也

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

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

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

也善曰答客難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賈逵國

山之功言大也享食訾量也為我國家上將是知變化之理也若夫說誘甘言

懷寶小惠善曰毛詩曰盜言孔其論語曰好行小惠

不可懷而寶之泥滯苟且没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燖五

作俱滅者亦甚眾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泥溺

也言溺滯於苟且之間至没身而不覺悟言如此之人與煙波俱滅不知吉凶之理故可哀之

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

權親以數萬之眾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

難以冀矣善曰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等

而權率計萬眾圍合肥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

陣殺十人斬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

權不敢動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入乃引退

翰曰漢中地名曹公討張魯於漢中故云懸隔

圍合肥同善注言當時小軍猶且破敗今欲禦

我大軍雷霆之威必難冀有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

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

也而權殺之善曰周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

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典略曰孫輔

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

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偽若不知與張昭共

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耶何為呼他人輔云無

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

近徒輔置東吳銑曰言權無順信之道不行

仁義也盛孝章為吳郡太守權吳人故云君也

孫輔權兄同善注徒輔置東今言殺者蓋欲非

孫

之賊義殘仁莫斯為甚善曰孟子齊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

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其君也向曰賊殘害

傷也言傷害仁義之道者莫甚於權也乃神靈之逋罪下民五臣作人

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

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善曰尚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

夏復歸于亳孫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曰伊摯伊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

庶於海隅而戮之齊曰逋亡也言權是神靈之中逋亡罪人百姓怨讎而為人之凶賊也伊

摯伊尹也去夏仕殷卒為賢臣武王伐紂飛廉惡來與紂同戮不足稱忠也此言感吳羣臣也

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良曰去亂就理是知事宜也丞相

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

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五臣作博學好

古周秦明當世雋彥德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

保又子孫善曰尚書曰永膺多福又曰保又王德謂先世賢德也載籍國史也膺當又養也言先臣舊德當降受多福安養子孫也而周

盛門戶無辜被五臣作受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

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五臣

作克負析薪善曰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

構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銑曰周秦明盛孝章言此兩家

子弗克負荷

皆為權所誅戮遺類謂子孫也流離謂逃散也
湮沒林莽謂為庶人也愴然不平見魏周榮叔
艾子也虞仲翔文繡子也言皆能繼祖父德業
也堂構德業也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不
荷 克負 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

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

寶利器善曰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聖主
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器用也所任

賢則趨舍者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
効衆也 何曰言顧陸並吳之著姓皆累仕漢

朝當報漢德而明揚祖考 而並見驅迫雨絕

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善曰陸賈新語曰有
斧無柯何以治之

齊曰進迫也雨絕謂雨下於地無還雲之期也
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理也言並被驅迫不得

却還漢也喻負利 器而無處施用之 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

高岡以遠五臣作 之德也善曰毛詩曰
鳳皇鳴矣于

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良曰言隨權敗
于是苦甚也岡山也言賢聖去亂亦猶鳳鳴高

山以避鳥寧鳥決 之鳥巢於葦葦折下愚

羅網也寧鳥決 之惑也善曰韓詩曰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鷓鴣鳥名也鷓鴣所以愛養其子

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巢巢病
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葦風至

而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字林
曰鷓鴣也上乃丁切下古穴切廣雅曰鷓鴣

工雀也荀卿子曰南方鳥名蒙鳩為巢編之以
髮繫之葦葦折卵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弱也

說文曰葦大葦也若與葦同 翰曰鷓鴣小鳥
也為巢葦草之上猛風一至則葦折卵破所託

危也言不降於漢是同
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菘

諸賢處之信亦危矣
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

誅在一與眾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

之功
善曰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常之事

將校等曠蕩寬大
兒一人謂權也忌惡也言聖

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

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
五臣顯祿福之上也

霸者把也持把諸侯之權也奮振也翻然迴飛
兒大舉謂殺主而降也元大勳功也言能如此

福之上也如其未能
善曰未能如計竿量大小以

存易云亦其次也
善曰漢書鄒陽上書曰昔者

活其君非其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
存易云濟曰竿計量度也大小謂漢大吳小

則當計度大小歸漢背吳亦是其次也夫係

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蹠
音煩 善曰戰國策魏

係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蹠而去虎之情匪不愛
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有權

也今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
非環寸之蹠也願公早圖之也延叔堅曰係蹄

獸絆也良曰係蹄禽獸之絆也
復蛇在手則

壯士斷其節
善曰漢書曰項梁使使趨齊兵擊

田間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角間齊王曰
壤蠶手則斬手蠶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

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
其節恐毒及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五臣無其

所弃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善曰周易

凶反君道也銑曰重謂身也輕謂手足也言

吳爵祿是諸公手足之累亦可絕奔來降也寧

安復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善曰大雅

反也哲以保其身向曰先賢謂上伊尹也去

就謂去夏就殷也言諸侯皆闇背此理忽朝

陽之安甘折菖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

一放玉石俱碎善曰尚書曰火炎崑崙玉石俱

矣于彼高岡言鳳所栖也謂暗上鳴高岡之安

樂巢葦菖之危日至一日謂苟存朝夕也玉石

俱碎謂舉兵則善雖欲救之亦無及已善曰史

惡咸見屠戮也良曰購募謂以財求物也科條謂賞罰

謂宋玉曰後雖悔之亦無及已良曰故令往

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本

詔律令等給也如左謂列在檄下詳審也至言

謂至極之言

檄蜀文善曰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

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劔

閣距會會移

檄蜀將吏

鍾士季長社人魏志云鍾會字士季穎川

成爲祕書郎遷鎮西將軍與鄧艾伐

蜀蜀將姜維守劔閣距會會移檄蜀

將吏士人後平蜀為司徒謀反於蜀為眾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

銑曰祚福也分崩謂離散也幾近泯盡也言人命近於盡滅也我太祖

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善曰魏志曰有太祖

公羊傳曰君子曷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乎春秋向曰太祖魏武也哲智撥除也言有

聖智除亂反正也拯其將墜造我區夏善曰尚書曰文王

濟曰拯濟墜落造成也區夏中國也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

踐祚善曰魏志曰文皇帝為魏高祖周易曰湯

不能蒞祚周公相踐祚而治良曰言文烈祖

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

善曰魏志曰明皇帝為魏烈祖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曰昔我君文王武

王宣重光漢書武帝詔曰何行而可以彰先帝

之洪業休德翰曰烈盛奕重也文帝既明而

烈祖又明故曰重光恢拓洪業也言廣大其

德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善曰毛詩序曰國異

山之外謂吳蜀也言率土齊民未蒙王化善曰

國政異而人俗殊也父老曰割齊人以附夷狄如淳曰齊人齊等無

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言平人也向曰齊民

謂無貴賤而齊等之民也此三祖所以顧懷遺

蒙被也謂未被大魏之化也

志也善曰劇秦美新曰后土顧懷齊曰三祖

謂太祖高祖烈祖也言三祖眷蜀人有遺

言令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善曰王上則

尚書曰放勛欽明良曰紹繼緒業也言宰輔

有聖明之德而繼先人之業餘同善注

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善曰左氏傳史克對魯侯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

肅恭懿宣慈惠和翰曰宰輔謂司馬文王也

允信也言有明信之德也劬勤也王室國家也

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

善曰毛詩曰布政優優尚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毛詩曰因時百蠻大戴禮孔子曰昔舜教通于四海之外肅慎比發渠搜氏羗來服

日協令也萬邦百蠻言向化者衆也肅慎國名致貢謂貢楛矢石弩也

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

役未已善曰毛詩曰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向

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善曰尚書曰予惟懷行天之罰魏志曰詔使征

西將軍鄧艾督諸軍趨甘松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趨武街高樓鎮西將軍鍾會出駱

谷伐獨濟曰六師謂天子六軍也授授師與將也征西將軍鄧艾出甘松沓中二道雍州刺史諸葛緒出高樓武街二道鎮西將軍鍾會出洛谷二道合成五道也

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善曰

法曰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曹操曰古者五帝三王以來也仁者生而不名義者成

而不有孫卿子曰王者有誅無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

翰曰以仁謂不尚殘殺也動不為已曰義故虞舜舞

干戚而服有苗善曰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翰

曰有苗謂三苗舜伐之不剋舜乃脩文周武有德舞干戚七旬而有苗服于楯戚鉞也

散財發廩表周之義善曰尚書曰式商容之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翰曰武王伐殷發廩粟府財以賑貧乏表飾賢人間里以存其義

今鎮西奉辭衛命攝統戎車善曰尚書禹曰奉辭伐罪漢書孫寶曰臣幸得衛命奉使向

曰鎮西謂鍾會也此檄當時蓋託人言故自稱也命天子之令也統理也戎車兵車也

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有征討

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沈於殷久矣何乃急急於元元哉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新

序李克對魏武侯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濟曰弘大也元元百姓也鎮西度以文告之令

濟百姓之命非欲窮武而快一時之心也

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善曰毛詩曰告之話言良曰降則安守則危也話善言也言略為陳說其要當敬

聽我善言也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與兵新五為下設端也

作野因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朔野因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

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善曰蜀志曰先主姓

劉諱備字玄德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襲

徐州虜先王妻子乃冰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後背曹公歸袁紹漢書張

良曰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能制其死命也左氏傳子太叔曰奔同即異是謂離德翰曰先主謂劉備也靈帝末討賊有功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先王妻子後歸曹公以為豫州牧後背

曹公歸表紹故云困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也興盛大好謂領豫州也中謂中間也言初與我同而中間更背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

約屢出隴右善曰蜀志曰姜維字伯約勞動我

邊境侵擾我氏荒向曰邊境謂葛亮入秦氏方

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善曰周禮有九

寡則青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擅之野荒人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征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正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也濟曰故事遑暇也言諸葛亮姜維侵邊之時常國家多事不暇脩九伐之道以征之也此却述前過將誅之意也餘

兵一向善曰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殺將

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備難以

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

之陣善曰魏志曰姜維越上邽鄧艾與戰于段

維于侯和漢書公乘與上書曰王尊厲奔比之更起沮傷之氣黃帝出軍決曰始立牙之日吉氣來應旗幡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揚以清鼓鞞之音婉而鳴是謂堂堂之陣整整之旗此大勝之徵也翰曰天下之師謂前五道並入者也段谷侯和皆地名鄧艾破姜維之所也沮壞也堂堂盛兒言以壞傷比年已來曾無寧之兵不可敵我全盛之陣

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

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

殺善曰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尚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以也周公曰其政

也好生而惡殺向曰天覆謂如天之覆養也恕猶捨也言以恩惠為先以誅伐為後往

者吳將孫壹舉眾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善曰

吳志曰孫壹為江夏太守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姝夫也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

齊曰江夏太守孫壹以眾歸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

寵榮秩祿也殊異謂異於常人

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偏禽五臣作擒獲

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善曰魏志曰文

欽字仲若曹爽之邑人也與毋丘儉舉兵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臨淮討之諸葛誕殺欽欽子咨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驚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唐咨面縛降拜咨安遠將軍禮記子思曰無為戎首鄭玄曰為兵主曰戎首

良曰文欽同善注咨生擒拜安遠將軍叛主謂背魏也戎首謂為將伐魏也困偏謂咨見擒也豫聞國事謂為將軍也

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

賢智見機五臣作幾而作五臣作往者哉善曰易曰見幾而

命言孫壹唐咨窮迫歸命尚加寵命況巴蜀父老哉言寵命過也誠能深鑒成

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

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

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

易畝市不廻肆

善曰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呂氏春秋曰桀為無

道湯立為天子夏民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

說曰邈遠措投軌迹也古人謂微子陳平慶善也來裔謂子孫也堵牆肆市變易也言

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

五臣本作歟善曰說苑曰晉靈公

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作之孫息以棊子置下加

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向曰卯鳥卯也重累之其勢危言不降則似累卯之危降則美安也

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

欲悔之亦無及也

善曰尚書曰大災崑岡玉石俱焚齊曰迷惑也不及謂不降也玉石俱碎謂縱兵破

敗之後善惡俱見屠戮也各具宣布咸使知

難蜀父老

司馬長卿

善曰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

為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

已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焉良注同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

善曰六世謂自高祖至武

帝翰注威武紛紜湛

沈恩汪濊羣生霑濡

洋洋乎外

善曰韋昭曰湛音沈張揖曰汪濊深也汪烏黃切濊烏外切

紜盛兒湛厚汪廣濊深也羣生百姓也濡潤也洋溢流出兒方外遠方也於是乃命

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上靡因朝

冉從江蒙定鑿存善曰服虔曰冉駝皆蜀郡西部也應劭曰

蜀郡眠江本冉駝也文穎曰邛今為邛都縣笮今為笮縣皆屬越嶲向曰使自謂也流行攘

却風教罔無也披靡從化兒朝從定存謂招慰得也略斯榆舉苞蒲五臣

此二句善曰鄭玄曰斯音曳張揖曰斯俞本俞國名也服虔曰苞蒲夷之種也結軌

還轅東鄉向將報善曰楚辭曰結余軫于西山王逸曰結旋也濟曰軛車

也還轅謂將還車以報命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

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五臣

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善曰應劭

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良曰搢紳謂衣冠也先生有德之稱儼然恭肅兒畢竟牧養也羈縻謂似以繩索絆繫而已此皆父老問使之詞今罷皮

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

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

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

翰曰三郡三蜀也夜郎縣名贍足也言通夜郎未竟今又續西夷之事恐百姓力屈不能終其

事業亦使者罪累也左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

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五臣本作也字善曰孟子曰禹之

相舜歷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

年多

殆不可乎

善曰不可猶不堪也以其不堪為用故奔之也 銑曰言西夷與中國並

也其來久而不可記然前王後帝強者不并仁者不懷意者者老自言也殆近也不可乎謂不可用

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也善曰附謂今之親附也齊民已見上文

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向曰附近也言

割中國之人以事無用夷狄也鄙人者老自謂也固陋謙辭也所謂所說也使者

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

化俗也善曰應劭曰巴蜀皆古蠻夷惟結左社善曰應劭曰巴蜀皆古蠻夷惟結左社

平言所說非也巴蜀皆推髻左社若如父老言則不當變易僕常惡聞若說

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

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善曰孟子

可得聞嘗聞其略矣章昭曰繼猶略也但古切良曰惡聞若說謂父老說也斯此也此事謂夜

郎之事言體大固非觀者所見也余相如自謂也言我行急不得審議為父老粗略而陳之謂

也下事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

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

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善曰張揖曰

本難知眾民懼也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 翰曰非常人聖人也原本也言立聖人之功本則

眾人見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銑曰臻至也及

眾人皆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行溢善曰張揖

郭璞三蒼解詁曰溢水聲也字林云四寸切古漢書為溢今為衍非也向曰洪大也言昔者大水弗出堯時也泥濘衍溢大水兒

夏后氏

五臣無氏字

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䟽河灑

五臣作漸

沈澹災

善曰張揖曰䟽通也灑分也韋昭曰灑史紙切蘇林曰澹

音淡言分其沈溺搖動之災也灑或作澹字書曰澹水索也賜移切說文曰澹水搖也徒濫切

顏師古曰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灑所宜也齊曰移徙崎嶇為避水

不得安居也夏后謂禹也感憂也堙亦塞也決江䟽河謂理水也澹盡也澹水搖動兒謂盡除

沈沒搖動之災也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

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

奏腠竹

無腋

善曰張晏曰躬體也孟康曰

毛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腠理也韋昭曰腋身中小兩袒女浣於白水之上昔禹過之而趨曰治天

下奈何女曰股無腋脛不生毛顏色烈凍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胼步干切良曰永長寧安

也豈唯人哉言當理水之時非獨百姓禹亦勞也慮謀腠皮胝繭也腋股上小毛也言艱苦至

使反膚累繭而不生毛也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

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

音屋五齟拘

文牽俗

善曰應劭曰嚙齟急促之兒也嚙音握翰曰浹及也言禹之美業德聲及于無

窮也脩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閱議

創業垂統為萬世規

善曰鄧展子曰字詰云咏今宏字孟子曰君子創業

垂統為可繼銑曰言賢君豈脩習古書傳流

舊法取當時悅情而已哉言不如此也向曰

崇高閑大統紀規法也言將高故馳騫乎兼容

論大議創業垂統為萬世法也善曰已比德於地是

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善曰已比德於地是

是也濟曰兼并謂兼萬國而并四夷也參

比也言君德比於天而與天同一能合於地故

云貳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善曰毛詩小雅文濱涯也是以六

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

潤於澤者賢君取之翰曰浸淫衍溢言理化遠也

如此等有不霑德澤懷生之物謂動植之類也言

者則我君之恥也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

獲嘉祉靡有闕遺矣銑曰封疆之內謂國

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

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善曰孟子曰故家遺俗

向曰遼遠也加被也言遠國政教未被而王

之流風尚自微薄也流風謂流化人之風也

內之則善有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

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

為奴虜係縲號泣內嚮五臣作而怨善曰張揖

係戰國策曰韓魏父子老弱係虜於道路齊

罪也係縲謂束縛也言巴蜀父老無罪被殺掠

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

所今獨曷為遺已五臣作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

雨善曰孟子曰湯始征葛伯民望之若大旱之

良曰至仁謂天子也洋溢普徧靡無

戾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

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

君鱗集仰流善曰論語此考識曰湯風德宋均

二方謂西夷南夷也鱗集相次也翰曰戾狠

惡人也言狠惡之夫見係縲者猶且垂淚況天

子能止而不伐乎胡匈奴也誚責勁強也四面

四夷也風德謂賜能言語之人使以德諭諷二

方即胡越之君因其討責如願得受號者以億

計銑曰號教令也故乃關沫若徼牂牁

善曰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為關也張揖曰沫

水出蜀西徼外入于江若水出廣平徼外出旄

牛入江張揖曰徼寨也以水欄水為夷狄之界

向曰沫若蜀西水名牂牁遠郡名關門徼道也

鑊靈山梁孫原善曰張揖曰鑊通山道置靈道

會無縣入若水李奇曰於孫水之本作橋梁

濟曰鑊靈山言鑿山金華縣鑊之者以紀功也

孫水名原本也梁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

博恩廣施遠撫長駕善曰長駕謂所駕者遠

道德為塗以化之垂仁義以撫御之使䟽逖不閉芻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善曰韋昭曰名梅憤切言

闇昧後得乎光明言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三

蒼解詁曰名且明也字林音勿尚書曰甲子昧

爽孔安國曰昧早且也爽明也翰曰疏遠

也名爽未明也言天子德化遠及幽國使通不

闇如暝味之闇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

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

善曰說文曰

禔安也

曰偃息也此國家也討伐征戰也彼夫拯民

夫拯民

夫拯民

夫拯民

夫拯民

夫拯民

夫拯民

夫拯民

夫拯民

夫拯民

夫拯民

夫拯民

夫拯民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切之字五臣本無而羅者猶視乎善本無數澤

悲夫善曰樂緯曰鷓鴣狀如鳳皇爾雅曰寥深也空廓寥寥也向曰旨羨也鷓鴣大鳥

也寥深廓空也羅者喻大夫先生等也言君之道德已流行深遠而大夫猶視藪澤悲夫謂悲

其不知於於是諸大夫芒五臣本然喪其所懷

來失厥所以進齊曰茫然不自得之兒言諸大夫聞天子之德思欲陳之事皆

喪失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

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徒遷延而辭

退五臣本作善曰尚書大傳曰魏文侯問

辭也鄙人大自謙也願聞討西夷之事也請

移足見遷延却退兒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四

